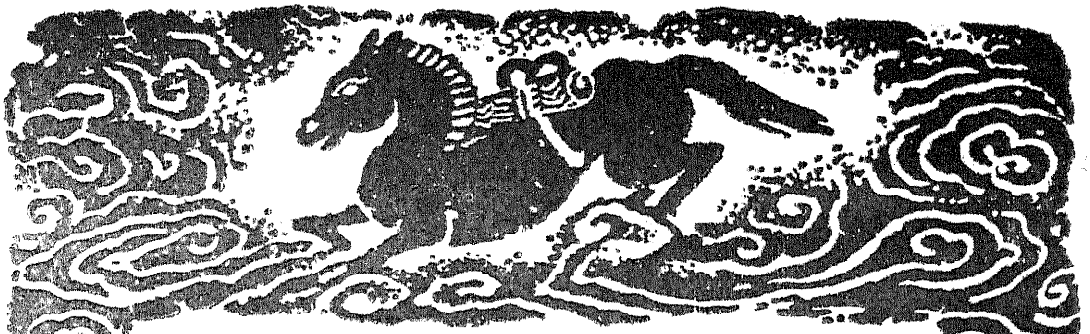
菰中隨筆
未廬札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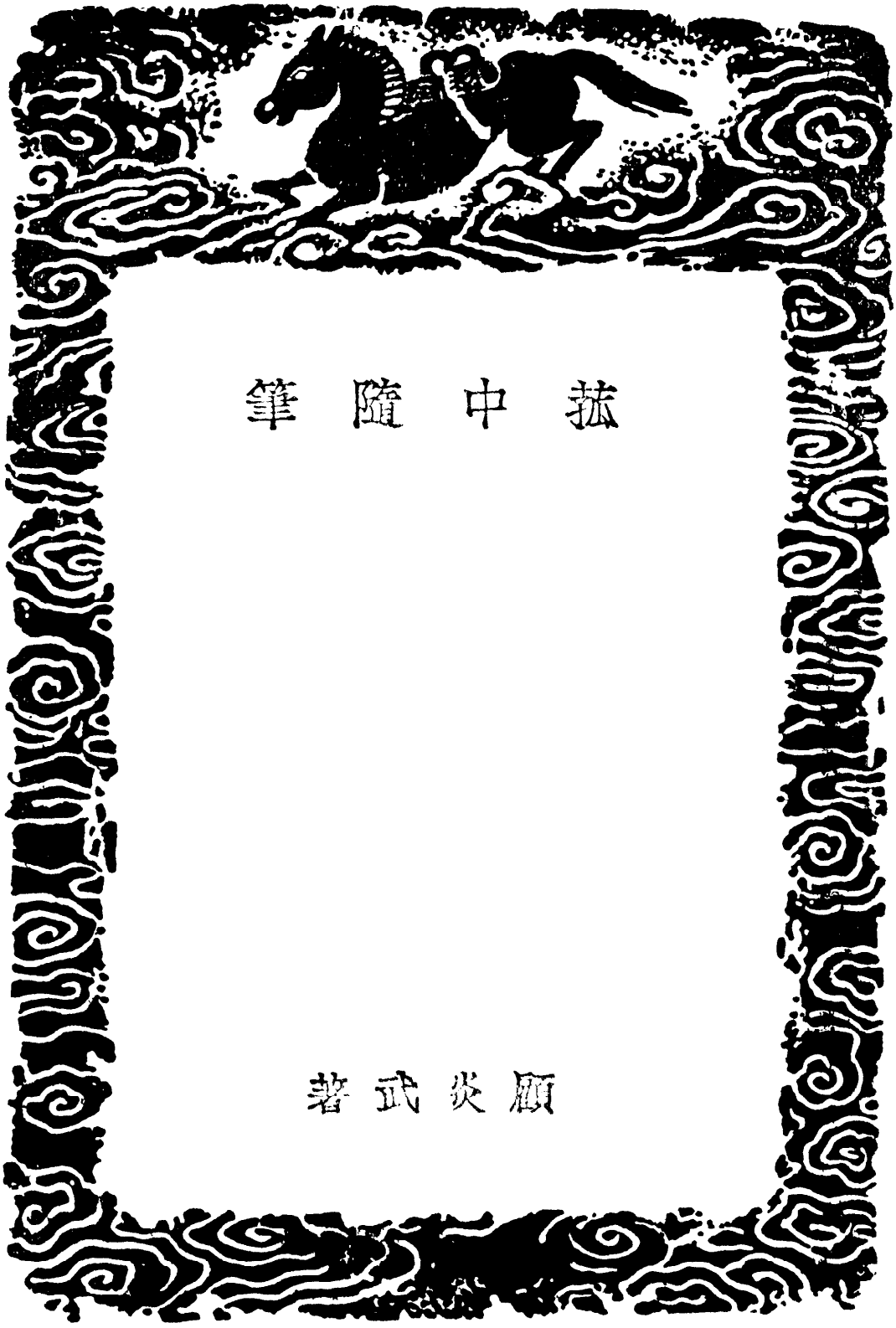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菰中隨筆

顧炎武著

本館據海山仙館
叢書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亭林先生老而好學遇事之有關于學術治道者皆細書劄記述往俟來其用意豈止博聞強記靳勝于不說學者哉身歿後遺書悉歸于東海相國然不知愛惜或爲人取去此菰中隨筆一册余于友人案間得之視如天球大圖時一省覽以警惰偷南北奔走未嘗不以自隨也先生所著區言五十卷皆述治天下之要余曾在相國處見一帙言治河事亦如此細書者不識能寶藏否若遂付之鼠齧蟲穿不惟有負于先生而亦重生民之不幸矣庚午仲秋之月後學何焯識

菰中隨筆

清　東吳顧炎武亭林著

宋文帝性仁厚恭儉。勤於爲政。守法而不峻。容物而不弛。百官皆久於其職。守宰以六期爲斷。吏不苟免。民有所係。三十年間。四境之內。晏安無事。戶口蕃息。出租供徭。止於歲賦。晨出暮歸。自事而已。閭閻之間。講誦相聞。士敦操尙。鄉恥輕薄。江左風俗。於斯爲美。後之言政治者。皆稱元嘉焉。孝武卽位。多變易太祖之制。郡縣以三周爲滿。宋之善政。於是乎衰。

南史恩倖傳。晉宋舊制。宰人之官。以六年爲限。近世以六年過久。又以三周爲期。謂之小滿。而遷換去來。又不依三周之制。送故迎新。吏人疲於道路。四方守宰餉遺。一年咸數百萬。唐中宗神龍中。御史中丞盧懷慎上疏曰。臣聞孔子曰。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又曰。苟有用我者。期月已可。三年有成。故書云。三載考績。校其功也。昔子產相鄭。更法令。布刑書。三年而人乃歌之。子產賢者也。其爲政尙累年而化成。況常材乎。竊見比來州牧上佐。乃兩幾縣令。下車布政。有多者一二年。少者三五月。遽卽遷除。不論課最。或歷時未改。便傾耳而聽。企踵而望。爭求冒進。不顧廉恥。亦何暇爲陛下宣風布化。求瘼恤人哉。禮義未能興行。風俗未能齊一。戶口所以流散。倉廩所以空虛。百姓凋弊。日更滋甚。職爲此也。何則人知吏之不久。則

不從其教。吏知遷之不遙。又不盡其力。偷安爵祿。但養資望。上下相蒙。其爲苟且而已。臣請諸州都督刺史上佐。及兩畿縣令等。在任未經四考。不許遷除。察其課效尤異者。或錫以車裘。或就加祿秩。或降使臨問。幷璽書慰勉。若公卿有闕。則擢以勸能。政績無聞。抵犯貪暴者。放歸田里。以明聖朝賞罰之信。則萬方之人。一變於道矣。致理救弊。莫過於此。

孫樵書褒城驛壁。褒城驛號天下第一。及得寓目。視其沼則淺混而茅。視其舟則離敗而膠。庭除甚蕪。堂廡甚殘。烏覩其所謂宏麗者。訊於驛吏。則曰忠穆公嘗牧梁州。以褒城控三節度治所。龍節虎旗。馳驛奔輶。以去以來。轂交蹄劇。由是崇侈其驛。以示雄大。蓋當時視他驛爲壯。且一歲賓至者。不下數百輩。苟夕得其庇。飢得其飽。皆莫至朝去。寧有顧惜心邪。至如掉舟。則必折篙破舷。碎鷁而後止。漁釣則必枯泉汩泥。盡魚而後止。至有飼馬於軒。宿隼於堂。凡所以汙敗室廬。糜毀器用。官小者。其下雖氣猛可制。官大者。其下益暴橫難禁。由是日益破碎。不與曩類。其曹八九輩。雖以供饋之隙。二三力治之。其能補數十百人殘暴乎。語未既。有老叱笑於旁。且曰。舉今州縣。皆驛也。吾聞開元中。天下富蕃。號爲理平。踵千里者。不裹糧。長子孫者。不知兵。今者天下無金革之聲。而戶口日益破。壛場無侵削之虞。而墾田日益寡。生民日益困。財力日益竭。其故何哉。凡與天子共治天下者。刺史縣令而已。以其耳目接於民。而政令速於行也。今朝廷命官。既已輕任刺史縣令。而又促數於更易。且刺史縣令。遠者三歲一更。近者一二歲再更。故州縣

之政。苟有不利於民。可以出意革去其甚者。在刺史曰。明日我卽去。何用如此。在縣令亦曰。明日我卽去。何用如此。當愁醉釀。當飢飽鮮。囊帛櫝金。笑與秩終。嗚呼。州縣眞驛邪。矧吏代之隙。黠吏因緣。恣爲姦欺。以賣州縣者乎。如此而欲望生民不困。財力不竭。戶口不破。墾田不寡。難哉。予旣揖退老甿。條其言。書於襄城驛屋壁。

路史至和三年。諫官范鎭言。恩州自皇祐五年秋。至去年冬。知州事凡七換。河北諸州。大率如此。欲望兵馬練習。固不可得。伏見雄州馬懷德。恩州劉渙。冀州王德恭。材勇智慮。可責之以辦治。乞令久任。任之不久。而欲其成事。不可得也。

李牧爲趙將。功以久而成。李勣守幷州。威以久而伸。而晉人陰計中吳。則使其將帥屢易。故渾濬得以收功。蓋責任之不久。則不足以有爲。而卒功業也。

白居易贈友詩云。京師四方則。王化之本根。長吏久於政。然後風教敦。如何尹京者。遷次不逡巡。諸君屈指數。十年十五人。科條日相矯。吏力亦已勤。寬猛政不一。民心安得淳。九州雍爲首。羣牧之所遵。天下率如此。何以安吾民。誰能變此法。待君贊絲綸。愼擇循良吏。令其長子孫。

晉書諸葛恢傳。爲會稽太守。太興初以政績第一。詔曰。自頃多難。官長數易。益有諸弊。雖聖人猶久於其道。然後化成。況其餘乎。漢宣帝稱與我共安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斯言信矣。是以黃霸等或十年或二

十年。而不徙。所以能濟其中興之勳也。賞罰黜陟。所以明政道也。會稽內史諸葛恢。蒞官三年。政清人和。爲諸郡首。宜進其位班。以勸風教。今增恢秩中二千石。

宋書劉道產傳論曰。漢之良吏。居官者。或長子孫。孫曹之世。善職者。亦二三十載。皆敷政以盡民和。興讓以存簡久。及晚代風烈漸衰。非才有起伏。蓋所遭之時異也。劉道產之在漢南。歷年踰十。惠化流於樊沔。頗有前世遺風。故能樹績垂名。斯爲美矣。

宣宗大中元年正月戊申制曰。古者郎官出宰。卿相治郡。所以重親人之官。急爲政之本。自澆風久扇。此道稍消。頒頗清途。便臻顯貴。治人之術。未嘗經心。欲使究百姓艱危。通天下利病。不可得也。爲政之始。思厚儒風。軒墀近臣。思備顧問。如其不知人疾苦。何以膺朕眷求。今後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未曾任刺史縣令。或在任有贓累者。宰臣不得擬議。守宰親人。職當撫字。三載考績。著在格言。貞元年中。屢下明詔。縣令五考。方得改移。近者因循。都不遵守。諸州或得五考。畿府罕及二年。以此字人。若爲成政。道途都吏。有迎送之勞。鄉里庶民。無蘇息之望。自今須滿三十六箇月。永爲常式。

舊唐書劉祥道傳。顯慶中。爲黃門侍郎。上疏言。唐虞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兩漢用人。亦久居其職。所以因官命氏。有倉庾之姓。魏晉以來。事無可紀。今之在任。四考卽遷。官人知將秩滿。必懷去就。百姓見有遷代。能無苟且。以去就之人。臨苟且之輩。責以移風易俗。其可得乎。望經四考。就任加階。至八考滿。然後聽選。

還淳反樸。雖未敢必期。送故迎新。實稍減勞弊。

武后時。獲嘉主簿劉知幾。表陳四事。其四以爲今之牧伯。遷代太速。倏來忽往。蓬轉萍流。旣懷苟且之謀。何暇循良之政。望自今刺史非三歲以上。不可遷官。仍明察功過。尤甄賞罰。

宋史錢若水傳。眞宗時。上言安邊之策。太祖朝制置。最得其宜。止以郭進在邢州。李漢超在關南。何繼筠在鎭定。賀惟忠在易州。李謙溥在隰州。姚內斌在慶州。董遵誨在通遠軍。王彥昇在原州。但授緣邊巡檢之名。不加行營部署之號。率皆十餘年。不易其任。立邊功者。厚加賞賚。其位皆不至觀察使。蓋位不高。則朝廷易制。任不易。則邊事盡知。然後授以聖謀。來則掩殺。去則勿追。所以十七年中。北邊西蕃。不敢犯塞。以至屢使乞和。此皆陛下之所知也。苟能遵太祖故事。愼擇名臣。分理邊郡。罷部署之號。使不相統轄。置巡檢之名。俾遞相救應。出則擊寇。入則守城。不數年間。可致邊烽罷警矣。

實錄。洪武七年正月庚午。吏部奏主事員多。欲以主事王性改任戶部。上不許曰。自古設官分職。以理庶務。政有煩簡。故官有多寡。豈得盡拘一律。況初入仕者。政非素習。必久而後通。今未滿考。而遽遷之。使所施者非所習。事何緣治。職何由稱哉。自今六部官毋得輕調。如有年勞者。就本部陞用。

佐領官不宜部選

漢制。州郡佐吏。自別駕長史以下。皆刺史太守自辟。歷代因之。

北齊武平中後主失政多有佞幸乃賜其賣官分占州郡下及鄉官多降中旨故有敕用州主簿郡功曹者自是之後州郡辟士之權浸移於朝廷以故外吏不得精覈由此起也

後周時刺史僚佐州吏則自署府官則命於朝廷

隋文帝時牛宏爲吏部尚書高構爲侍郎最爲稱職當時之制尚書舉其大者侍郎銓其小者則六部以下官吏咸吏部所掌自是海內一命以上之官州郡無復辟署矣

牛宏嘗從容問於劉炫曰案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於前減則不濟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不重較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嘗慮覆治鍛鍊苦其不密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曰老吏抱案死今古不同若此之相懸也事繁政敝職此之由宏又曰後魏北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舍其事何由炫曰齊氏立州不過數十三府行臺遞相統領文書行下不過十條今州三百其繁一也往者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唯令而已其所具寮則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迹皆屬考功其繁二也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宏甚善其言而不能用

唐沈既濟選舉雜議或曰昔後漢貢士諸生試經學文史試牋奏則舉人試文乃前王典故而子獨非於今何也答曰漢代所貢乃王官耳凡漢郡國每歲貢士皆拜爲郎分居三署儲才待詔無有常職故初至

必試其藝業而觀其能否至於郡國僚吏皆府主所署版檄召用至而授職何嘗賓貢亦不試練其遷州陋邑一椽一尉或津官戍吏皆登銓上省受試而去者自隋而然非舊典也或曰吏部有濫止由一門州郡有濫其門多矣等之爲濫豈若杜衆門而歸一門乎答曰州郡有濫雖多門易改也吏部有濫雖一門不可改也何者凡今選法皆擇才於吏部述職於州郡若才職不稱紊亂無任責於刺史則曰官命出於吏曹不敢廢也責於侍郎則曰量書判資考而授之不保其往也責於令史則曰按由歷出入而行之不知其他也黎庶受弊誰任其咎若牧守自用則罪將焉逃必州郡之濫獨換一刺史則革矣如吏部之濫雖更其侍郎無益也蓋九流浩浩不可得知法使之然非主司之過故曰門雖一而不可改也

或曰今人多情故長官許其選吏必綱紀紊失不如今之有倫也答曰不假古義請徵目前以明之今諸道節度都團練觀察租庸等使自判官副將以下皆使自銓擇縱其間或有情故大舉其例十猶七全則辟吏之法見行於今但未及於州縣耳利害之理較然可觀何紀之失何綱之紊向令諸使僚佐盡授於選曹則安獲鎮方隅之重理財賦之殷也或曰頃年嘗見州縣有攝官皆是牧守所自署置政多苟且不議久長纔始到官已營生計迎新送故勞弊甚矣今令州郡召辟則其弊亦爾奈何答曰國家職員皆稟朝命攝官承乏苟濟一時不日不月必乎停省人雖流而責不及績雖著而官不成便身而行不苟何待若職無移奪命自州邦所攝之官便爲己任上酬知己下利班榮爭竭智力人誰不盡今常調之人遠授

一職已數千里赴集又數千里之官挈攜妻孥往復勞苦必一周而在路料閒歲而停官成名非知己之恩後任可計考而得此之不苟而誰爲苟

杜佑通典曰隋文帝素非學術盜有天下不欲權分龍州郡之辟廢鄉里之舉內外一命悉歸吏曹纔廁班列皆由執政執政參吏部之職吏部總州郡之權是故銓綜失敍受任多濫豈有萬里封域九流叢湊掄材受職仰成吏曹以俄頃之周旋定才行之優劣求無其失不亦謬與

宋馬端臨曰按自隋時海內一命之官竝出於朝廷州郡無復有辟署之事士之才智可效一官者苟非宿登仕版則雖見知於方鎭岳牧亦不能稍振拔之以收其用至唐則仕者多由科目矣然辟署亦時有之而其法亦不一有既爲王官而被辟者若張建封之辟許孟容李德裕之辟鄭畋白敏中之辟王鐸是也有登第未釋褐入仕而被辟者若韋晉之於韓退之是也有強起隱逸之士者若烏重允之於石洪溫造張搏之於陸龜蒙是也有特招智略之士者若裴度之於柏耆杜悰之於辛讜是也而所謂隱逸智略之士多起自白衣劉貢甫言唐有天下諸侯自辟幕府之士唯其才能不問所從來而朝廷常收其俊偉以補王官之缺是以號稱得人蓋必許其辟置則可破拘攣以得度外之士而士之偶見遺於科目者亦未嘗不可自效於幕府取人之道所以廣也宋時雖有辟法然白衣不可辟有出身而未歷任者不可辟其可辟者復拘以資格限以舉主蓋去古法愈遠而倜儻跅弛之士其不諧尺繩於科目受羈靮於銓曹

者少得以自達矣
唐白居易集策曰臣伏見吏部之弊爲日久矣臣聞古者計戶以貢士量官而署吏故官不乏吏士不乏官士吏官員必相參用今則官倍於古吏倍於官入色者又倍於吏也此由每歲假文武而簉仕者衆冒資廕而出身者多故官不得人員不充吏是以爭求日至奸濫日生此乃爲弊之一端也臣又聞古者州郡之吏牧守選而舉之府寺之寮公卿辟而署之其餘者乃歸有司有司所領既少則所選必精此前代所以得人也今則內外之官一命以上歲羨千數悉委吏曹吏曹案資署官猶懼不給何暇考察名實區別臧否者乎至使近代以來寖而成弊眞僞爭進共徵循資之書賢愚莫分同限停年之格才能者淹滯而不振巧詐者因緣以成奸此又爲弊之一端也今若使內外帥長者各選其人分署其吏則庶乎官得其才矣使諸色入仕者量省其數或間以年則庶乎士不乏官矣官得其才則公平政理之道所由長也士不乏官則趨競巧濫之弊所由消也矧又減銓衡之偏重則力不撓而易平矣分藻鏡之獨鑒則照不疲而易明矣與夫千品折於一面百職斷於一心功相萬也臣以爲芟煩剗弊莫尙於斯
通鑑建中元年協律郎沈旣濟上選舉議以爲選用之法三科而已曰德也才也勞也今選曹皆不及焉考校之法皆在書判簿歷言詞俯仰而已夫安行徐言非德也麗藻芳翰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執此以求天下之士固未盡矣

郡吏當用士人

宋馬端臨曰按兩漢二千石長吏皆可以自辟曹掾而所辟大概多取管屬賢士之有才能操守者蓋必如是乃能知閭里之奸邪黠庶之休戚故治狀之顯著者常必由之後世長吏既不與之以用人之權而士自一命以上拘於三互之法不使之效職顯能於本土士之賢者亦以隱情惜己不預郡府之事爲高而與郡守縣令共治其民者則皆凶惡貪鬠舞文悖理之胥吏矣

漢選士之法

有三老　本秦制　高帝二年舉民年五十以上置以爲三老　文帝時始置常員　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　壺關三老茂上書

有孝弟力田　惠四年舉孝弟力田復其身　高后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　孝文二年戶口率置孝弟力田常員

有掾史　趙禹以佐史補中郎于定國以郡決曹補廷尉史以至爲侍御史梅福以郡文學補南昌尉如此之類不一有以察廉而爲令長者尹翁歸是也舉賢良而爲茂陵令者魏相是也

有多貲入粟　漢制貲五百萬爲常侍郎張釋之以貲爲騎郎司馬相如以貲爲郎　孝景詔曰今貲算十乃得廉士無貲不得官今限貲算四得官　武帝始置武功爵級故黃霸以入錢賞官補侍郎謁者所

忠建議請令世家入財子弟得舉爲郎吏道雜而多端至後漢遂有入粟爲關內侯者矣

有從軍良家子　李廣在文帝時以良家子從軍擊胡有功爲郎騎常侍趙充國以良家子補羽林後從軍擊匈奴還拜爲中郎馮奉世武帝時以良家子選爲郎功次補武安長

有賢良　漢世有大災異有大政事卽下詔求賢良　文帝三年以日食詔舉　十五年太子家令晁錯以諸侯王公卿郡守舉對策遷中大夫　武帝以長星見詔舉　董仲舒景帝時爲博士至此以賢良對策　公孫宏先爲博士後免以賢良對策　武帝時舉賢良對策嚴助吳人以郡舉對策擢爲中大夫魏相朱邑皆以卒史對策　昭帝時特詔舉文學高第　章帝時大司農劉寬舉魯丕時對策者百餘人惟丕在高第除爲郎　安帝時蘇章對策高第爲議郎

有孝廉　漢初無此科獨馮唐在文帝時以孝著爲郎中　武帝元光元年用董仲舒言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以備宿衞無問吏民　元朔元年詔令合郡不薦一人者罪　王吉以郡吏舉孝廉爲郎路溫舒爲決曹舉孝廉爲山邑丞其王國人雖以孝廉舉亦不得宿衞龔勝舉孝廉以王國人出補吏　元朔元年議曰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孝與廉待之蓋有輕重焉　順帝陽嘉中左雄上言郡國孝廉請自今年不滿四十者不得察舉　張衡上書曰孝廉必先孝行有餘力乃學文法耳今詔書一以能誦章句結奏按爲限雖有至孝不當其科　其後黃瓊以雄制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

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爲四科　种暠傳田歆爲河南尹謂王湛曰今當舉六孝廉多貴戚書不宜相違欲自用一名士以報國家爾助我求之乃與暠　漢初郡國各舉一人末乃增至五六人有茂才　董仲舒傳州郡舉茂材自仲舒發之　武帝元封五年詔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

宣帝元康四年遣太中大夫強等十二人循行天下舉茂材異倫之士　元帝初元二年詔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舉茂材異等直言極諫之士　儒林傳曰博士弟子郎有秀才異等者輒以名聞　漢舊儀載州舉茂才移名丞相丞相考召取三科一明經一明律令一治劇　後漢世祖始詔三公光祿監御史司隸州牧歲舉茂材有定員矣

有射策　漢儒林傳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則射策始於武帝時也其射策者謂爲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等爲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以知優劣何武蕭望之翟方進等皆以博士弟子得射策甲科爲郎若使人皆得射策則幾於濫進恐爲博士弟子者可得射策故傳贊曰開弟子員設科射策然王嘉傳直言以明經射策甲科爲郎匡衡房鳳傳直言射策耳

有明經　召信臣以明經甲科爲郎則明經亦有試　後漢伏恭爲劇令青州舉爲尤異太常試經第一拜博士建武中楊仁舉孝廉除郎太常上仁經中博士則爲吏者亦試經　質帝本初元年令郡國舉明

經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詣太學受業歲課試　章帝元和三年令郡國上明經者十萬以上五人不滿十萬三人

有任子　袁盎以兄任汲黯以父任蘇武亦以父任爲郎大抵任子多爲郎次爲太子洗馬　宣帝時王吉上言曰今使吏得任子弟率多驕傲不通古今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　劉向以父任爲郎以行修飭爲諫大夫是漢法既任而復有所決擇初非泛然用之也　東漢桓榮之子郁以父任爲郎郁經授二帝時稱其能出傳家而桓焉亦以父任爲郎明經篤行位至三公

有下詔特舉　高帝十一年詔曰賢士大夫有肯從我遊者吾能尊顯之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爲之駕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　其召爲博士者博士蓋秦官秦時叔孫通爲博士　文帝時河南守吳公薦賈誼召以爲博士　夏侯勝召爲博士　亦有試者張禹爲郡吏久之試爲博士　武帝時舉茂材丞相以三科考士有明經科以待博士諫大夫之選

有公府辟召　惠帝時曹參擇郡國吏謹厚者爲丞相史　武帝元狩六年開丞相史員三百八十二人故令丞相設四科之辟漢制州郡察其功能然後爲五府所辟王商爲特進領城門兵得舉吏以此知五府得辟吏　後漢黃瓊雖五府俱辟而不應孔融辟司徒府

有上書　武帝初即位招天下賢良文學之士四方多上書言得失自薦者以千數其不足采者徑報聞

能可采者。待詔公車。徐樂嚴安上書。朝奏暮召。皆爲郎中。

有童子。宣帝時何武以童子習科。歌中和樂職宣布詩。得召見。遣詣博士受業。順帝時左雄爲尚書。時汝南謝廉濟南趙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奏拜爲童子郎。

有武勇。成帝元延元年。詔北邊二十二郡舉勇猛知兵法者。平帝元始二年。詔郡國舉勇武有節明兵法者。後漢安帝永初五年。舉列將子孫。明曉戰陣。任將帥者。建光元年。又有武猛堪將帥者之舉。順帝永和三年。又選剛毅武猛。有謀謨任將帥者。補試。後漢順帝陽嘉元年。以太學新成。試明經下第者。補弟子。

唐取士之法

唐取士多因隋舊。然其大要有三。由學館升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皆升于有司而進退之。其科之目。

有秀才。凡秀才試方略策五道。以文理通粗爲四等。

有明經。凡明經先帖文。然後口試經問大義十條。答時務三道。亦爲四等。狄仁傑徐有功。皆以明經舉。而祝欽田明元稹。亦擢明經。

有明法。凡明法試律七條。令三條。

有明字。凡書學先口試通。乃墨試說文字林二十條。

有明算。凡算學錄大義本條爲問答。明數造術。詳明術理。然後爲通試九章三條。

有一史。有三史。凡史每史問大義百條。策三道。通一史者。白身出身。三史皆通者。特擢之。

有開元禮。凡開元禮通大義百條。策三道者。超資與官。

有道舉。元宗時。開元二十九年。始置崇元學。習老子。莊子。文子。列子。亦曰道舉。

有童子。凡童子科十歲以下。能通一經。李泌開元中以童子召。元宗登封。劉晏八歲獻頌。奇其幼時號神童。韓退之有送張童子序。裴耀卿童子科。

有俊士。進士。凡進士試時務策五道。帖一大經。杜牧。白居易。楊綰。顏眞卿。韋貫之。裴垍。所習皆舉進士。而李宗閔。牛僧孺。亦舉進士。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科。此歲舉之常選也。

其天子自詔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焉。然制舉之名。七十有餘。

如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則有裴度。韓休。劉蕡之徒。然賈餗。牛僧孺。皇甫鎛。則亦以是進。

如博學宏詞。則有陸贄。杜黃裳之徒。然王涯。劉禹錫。則亦以是進。

其他如武舉。武后時始置武舉。唐志云。選用之法。不足道。不復書。然以武舉異等中第。如郭子儀。遂能成

再造唐室之功。

如任子。李德裕以元和宰相之後。調官。

大抵衆科之目。進士尤爲得人。方其取以文章。類若浮文而少實。及其臨事設施。隱然爲國名臣者。不可勝數也。自煬帝以來。風俗浮靡。始有進士之科。而試以律賦。唐室因之。孝廉秀才之科雖在。然唯明經進士二科最盛。而孝廉衰矣。寶應中楊綰上言。進士者。皆誦當世之文。而不通經史。明經者。但記帖括。又投牒自舉。請依古察孝廉。縣薦之州。州送于省。仍自投牒。乃詔明經進士。與孝廉兼行。而終不足以勝二科也。又其後也。文華之士日盛。進士益重。而明經稍衰減矣。是以鄭覃嫉進士浮薄。屢請罷之。文宗不可。武宗時。李德裕論進士不根藝實。朝廷顯官。須公卿子弟爲之。何者少習其業。自熟朝廷事體。臺閣之儀。不教自成。寒士雖有出身之才。固不能閑習也。其議亦卒不行。自漢至隋。以前惟孝廉與秀才常行。自隋唐至宋朝。惟進士明經常行。至熙寧間。荆公用事。改取士之法。自是進士獨存。明經始廢。

歷代相傳治縣職官異同之圖。

夏殷周　長　佐　屬

正

周制。百里爲縣。有縣正。

春秋　宰　公　尹　大夫

右縣大郡小故邑長曰宰曰尹曰公曰大夫

秦　令　丞　尉

長

漢　令　丞　尉

長

斗食

佐史

亭長

三老

嗇夫

游徼　經師

萬戶爲令．減萬戶爲長．　百石以下．有斗食．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老．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巡禁盜賊．　道邑侯國．曰校．置經師一人．鄉曰庠．聚曰序．並置孝經師一人．

後漢　令　丞　尉

長

相

掾史

三老

有秩

嗇夫

亭長

萬戶爲令．不滿爲長．侯國爲相．掌治民．顯善勸義．禁姦罰惡．理訟平賊．卹民．秋冬集課．上計

於所屬郡國　縣各署諸曹掾史諸曹略如郡員五官爲廷掾監鄉五部春夏爲勸農掾秋冬爲制度掾

魏同

晉　令　尉
　　長
宋　令　丞　尉
　　長
齊梁陳魏北齊後周並同

隋　令　丞　正
　　尉

改尉爲正後置尉又封爲戶曹法曹

唐　令　丞　主簿
　　尉
　　正

司戶
司法
經學
博士
助教

令掌導風化。察冤滯。聽獄訟。凡民田收授。縣令給之。每歲季冬。行鄉飲酒禮。籍帳傳驛。倉庫。盜賊。隄道。雖有專官。皆通知令焉。丞爲之貳。尉分判衆曹。收率課。武德初。改佐曰尉。尋改曰正。

五代同

宋　令　縣丞　主簿　尉

知縣
監官
判官

鎮置將副。戍置主副。關市置令丞。皆仍隋唐之舊。令總治民政。勸課農桑。平決獄訟。有德

澤禁令。則宣布於境。崇寧初。置丞一員。初惟大邑有之。至是不以邑之大小。皆得置丞。開寶二年。詔縣千戶以上。置令簿尉。四百戶以上。置令尉。簿掌出納官物。銷註簿書。

元

達魯花赤

尹　簿　尉

典史

巡檢

明

知縣　縣丞　主簿

典史

巡檢

教諭

訓導

宋府設官

知軍事通判軍事。各一員。兼管內勸農營田。

軍判官一員
軍學教授一員
監押四員添差不與
巡轄馬遞鋪一員
監戶部贍軍酒庫一員

元府設官
總管府達魯花赤總管各一員兼管內勸農
同知治中府判各一員
推官二員
經歷知事照磨兼架閣各一員
千戶所一十一奕每奕千戶三員
百戶三十員

每奕又各有首領官一員
宋州設官

兵馬都監本軍駐劄一員
巡檢一員
彈壓三十員
監在城酒稅一員

知軍州事。通判軍州事。各一員。兼管內勸農營田。

軍事推官。軍州判官。各一員

錄事。司理。司戶。司法。參軍。各一員

軍學教授。一員　兵馬都監本軍駐劄。一員

監押四員。添差不與。　巡檢。一員

巡轄馬遞鋪。一員　監在城酒稅。一員

監戶部贍軍酒庫。一員

元州設官

達魯花赤。知州。各一員。兼管內勸農。

同知。州判。各二員　提控案牘都目。各一員

儒學教授。學正。學錄。直學。各一員

六齋訓導。各一員　官州峽江提領。各一員

稅務提領。大使。副使。各一員

酒務提領。大使。副使。各一員

宋縣設官

知縣一員兼管內勸農營田。縣丞主簿縣尉各一員

元縣設官

達魯花赤縣尹各一員兼管內勸農營田。縣丞二員主簿縣尉典史各一員教諭一員訓導四員

蒙古學教授學正各一員

醫學教授學正學錄各一員

惠民局官醫提領一員

陰陽學教授一員

稅課提領大使及副使各一員

酒務提領大使及副使各二員

驛提領一員鎮市巡檢各一員

通典郡守秦官秦滅諸侯以其地爲郡置守丞尉各一人守治民丞佐之尉典兵　周官有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而賞罰之春秋時列國相滅多以其地爲縣則縣大而郡小故傳云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周書作雒篇曰千里百縣縣有四郡縣邑之長曰宰曰尹曰公曰大夫晉謂之大夫晉齊謂之宰楚謂之公尹其職一也至於戰國則郡大而縣小矣故甘茂謂秦武王曰宜陽大縣名曰縣其實郡也漢制列侯所食縣曰國皇太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凡縣萬戶以上爲令減萬戶爲長侯國爲相秩次亦如之皆秦制也漢因之　秦制萬戶以上爲令減是爲長漢則不同應劭曰武帝時縣或數百戶爲令四五萬戶爲長無定率故會稽郡惟一吳縣稱令自餘稱長東漢以來稱令　按陳實爲太邱長　唐制以百戶爲里五里爲鄉四家爲鄰五家爲保每里置正一人山谷險阻地遠人稀之處聽隨便量置掌按比戶口課植農桑檢察非違催驅賦役在邑居者爲坊別置正一人掌坊門管鑰督察奸非並免其課役在田野者爲村別置村正一人其村滿百家增置一人掌同坊正其村居如不滿十家者隸入大村不須別置村正天下戶爲九等三年一造戶籍凡三本一留縣一送州一送戶部常留三比在州縣五比送省諸里正縣司選勳官六品以下白丁清平強幹者充其次爲坊正若當里無人聽於比鄰里簡用其村正取白丁充　唐制人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一爲丁六十爲老

宋史食貨志宋制歲賦其類有五曰公田之賦凡田之在官賦民耕而收其租者是也曰民田之賦百姓

各得專之者是也。曰城郭之賦。宅稅地稅之類是也。曰丁口之賦。百姓歲輸身丁錢米是也。曰祿變之賦。牛革鹽之類。隨其所出。變而輸之是也。歲賦之物。其類有四。曰穀。曰帛。曰金鐵。曰物產。是也。穀之品七。一曰粟。二曰稻。三曰麥。四曰黍。五曰穄。六曰菽。七曰祿子。帛之品十。一曰羅。二曰綾。三曰絹。四曰紗。五曰紵。六曰紬。七曰祿折。八曰絲棉。九曰綿。十曰布葛。金鐵之品四。一曰金。二曰銀。三曰鐵鑞。四曰銅鐵錢。物產之品六。一曰六畜。二曰齒、革、翎、毛。三曰茶、鹽。四曰竹、木、麻、草、芻、菜。五曰果、藥、油、紙、薪、炭、漆、蠟。六曰祿物。其輸有常處。而以有餘補不足。則移此輸彼。移遠就近。謂之支移。其入有常物。而一時所輸。則變而取之。使其直輕重相當。謂之折變。

呂氏春秋。宓子賤治亶（單同）父。恐魯君之聽讒人。而令已不得行其術也。將辭而行。請近吏二人於魯君。與之俱至於亶父。邑吏皆朝。宓子賤令吏二人書。吏方將書。宓子賤從旁時掣搖其肘。吏書不善。則宓子賤爲之怒。吏甚患之。辭而請歸。宓子賤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勉歸矣。二吏歸報於君曰。宓子不可爲書。君曰何故。吏對曰。宓子使臣書。而時掣搖臣之肘。書惡而又甚怒。吏皆笑宓子。此臣所以辭而去也。魯君太息而歎曰。宓子以此諫寡人之不肖也。寡人之亂子而令宓子不得行其術。必數有之矣。微二人。寡人幾過。遂發所愛。而令之亶父。告宓子曰。自今以來。亶父非寡人之有也。子之有也。有便於亶父者。子決爲之矣。五歲而言其要。宓子敬諾。乃得行其術於亶父。

淮南子趙政晝決獄而夜理書御史冠蓋接於郡縣覆稽趣留成五嶺以備越築修城以守胡然姦邪萌生盜賊羣居事愈煩而亂愈生

通典景龍二年十二月御史中丞姚廷均奏稱律令格式懸之象魏奉而行之事無不理比見諸司不能遵守章程事無大小皆悉奏聞臣聞爲君者任臣爲臣者奉法故云汝爲君毋恃厥明則知萬幾政務不可偏覽也所以設官分職委任責成百辟惟時以成垂拱之化比者或修一水窗或伐一枯木並皆上聞旒扆取斷宸衷豈代天理物之道自今以後若緣軍國大事及牒式無文者任奏取進止自餘據章程合行者各令準法處分其自生疑滯致有稽失者請令御史隨事糾彈上從之

太宰周武王時周公旦始居之掌邦治爲六卿之首秦漢魏不常置晉初依周禮備置三公三公之職太師居首景帝名師故置太宰以代之太宰蓋古之太師也殷紂之時箕子爲太師周武王時太公爲太師周成王時周公爲太師周公薨畢公代之漢西京初不置平帝始復置太師官而孔光居焉漢東京又廢獻帝初董卓爲太師卓誅又廢魏世不置晉既因太師而置太宰以安平王孚居焉　太傅周成王時畢公爲太傅漢高后元年初用王陵　太保殷太甲時伊尹爲太保周武王時召公爲太保漢平帝元始元年始用王舜後漢至魏不置晉初復置焉自太師至太保是爲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無其人則闕相國漢高帝十一年始置以蕭何居之罷丞相何薨曹參代之參薨罷魏齊王以晉景帝司馬師爲相國

晉惠帝時趙王倫。懿帝時南陽王保。安帝時宋高祖劉裕。順帝時齊王蕭道成。並爲相國。自魏晉以來。非復人臣之位矣。　丞相。殷湯以伊尹爲右相。仲虺爲左相。秦悼武王二年。始置丞相官。丞奉相助也。悼武王子昭襄王。始以樗里疾爲丞相。後又置左右丞相。漢高帝初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國。孝惠高后。置左右丞相。文帝二年。復置一丞相。哀帝元壽二年。更名大司徒。漢東京不復置。至獻帝建安十三年。復置丞相。魏世及晉初又廢。惠帝世趙王倫簒位。以梁王肜爲丞相。永興元年。以成都王顒爲丞相。愍帝建興元年。以琅邪王睿爲左丞相。南陽王保爲右丞相。三年以保爲相國。睿爲丞相。元帝永昌元年。以王敦爲丞相。轉司徒。荀組爲太尉。以司徒官屬幷丞相。爲留府。敦不受。成帝世以王導爲丞相。罷司徒府以爲丞相府。導薨。罷丞相。復爲司徒府。宋世祖初以南郡王義宣爲丞相。而司徒府如故。　太尉。自上安下曰尉。掌兵事。郊祀。掌亞獻。大喪則告謚南郊。堯時舜爲太尉官。漢因之。武帝建元二年省。光武建武二十七年罷大司馬。置太尉以代之。靈帝末以劉虞爲大司馬。而太尉如故。　司徒。掌民事。郊祀。掌省牲視濯。大喪安梓宮。少昊氏以鳥名官。而祝鳩氏爲司徒。堯時舜爲司徒。舜攝帝位。命契爲司徒。契元孫之孫曰徵。亦爲夏司徒。周時司徒爲地官。掌邦教。漢西京初不置。哀帝元壽二年。罷丞相。置大司徒。光武建武二十七年去大。　司空。掌水土事。郊祀。掌掃除陳樂器。大喪掌將校復土。舜攝帝位。以禹爲司空。契之子曰冥。亦爲夏司空。殷湯以咎單爲司空。周時司空爲冬官。掌邦事。漢西京初不置。成帝綏和元年。更名御史大夫

爲大司空。哀帝建平二年。復爲御史大夫。元壽二年。復爲大司空。光武建武二十七年。去大。獻帝建安十三年。又罷司空。置御史大夫。御史大夫郗慮免。不復補。魏初又置司空。　大司馬。掌武事。司主也。馬武也。堯時棄爲后稷。兼掌司馬。周時司馬爲夏官。掌邦政。項籍以曹咎、周殷、並爲大司馬。漢初不置。武帝元狩四年。初置大司馬。始直云司馬。議者以漢有軍候千人。司馬官故加大。及置司空。又以縣道官有獄。司空又加大。王莽居攝。以漢無小司徒。而定司馬、司徒、司空、之號。並加大。光武建武二十七年。省大司馬。以太尉代之。魏文帝黃初二年。復置大司馬。以曹仁居之。而太尉如故。　大將軍。凡將軍皆掌征伐。周制。王立六軍。晉獻公作二軍。公將上軍。將軍之名。起於此也。楚懷王遣三將入關。宋義爲上將。漢高帝以韓信爲大將軍。漢西京以司馬冠之。漢東京京大將軍自爲官位。在三司上。魏明帝青龍三年。晉宣帝司馬懿自大將軍。爲太尉。然則大將軍在三司下矣。其後又在三司上。晉景帝爲大將軍。而景帝叔父孚爲太尉。奏改大將軍在太尉下。後還復舊。晉武帝踐阼。安平王孚爲太宰。鄭冲爲太傅。王祥爲太保。義陽王望爲太尉。何曾爲司徒。荀顗爲司空。石苞爲司馬。陳騫爲大將軍。凡八公。同時並置。唯無丞相焉。　持節都督。前漢遣使。始有持節。光武建武初。征伐四方。始權時置督軍御史。事竟罷。建安中。魏武帝爲相。始遣大將軍督軍。二十一年。征孫權。還。夏侯惇督二十六軍是也。魏文帝黃初二年。始置都督諸州軍事。或領刺史。三年。上軍大將軍曹眞。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則總統外內諸軍矣。明帝太和四年。晉宣帝征蜀。加號大

都督。高貴鄉公正元二年。晉文帝都督中外諸軍。尋加大都督。晉世則都督諸軍爲上。監諸軍次之。督諸軍爲下。使持節爲上。持節次之。假節爲下。使持節得殺二千石以下。持節殺無官位人。若軍事得與使持節同。假節唯軍事得殺犯軍令者。晉江左以來。都督中外尤重。唯王導居之。宋氏人臣則無也。江夏王義恭。假黃鉞。假黃鉞則專戮節將。非爲人臣之常器矣。　刺史。黃帝立四監以治萬國。唐虞世十二牧。是其職也。周改曰口。秦曰監御史。而更遣丞相史分刺諸州。謂之刺史。刺之爲言。猶參覘也。寫書亦謂之刺。漢制不得刺尚書事。是也。刺史班行六條詔書。其一條曰。彊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彊陵弱。以衆暴寡。其二條曰。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背公向私。旁詔牟利。侵漁百姓。聚斂爲姦。其三條曰。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怒則加罰。喜則任賞。煩擾苛暴。剝戮黎元。爲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謼言。其四條曰。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其五條曰。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勢。請託所監。其六條曰。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彊。通行貸賂。割損政令。歲終則乘傳詣京師奏事。成帝綏和元年。改爲牧。哀帝建平二年。復爲刺史。前漢世刺史乘傳周行郡國。無適所治。後漢世所治。始有定處。止八月行部。不復奏事京師。晉江左猶行郡縣班詔。聚據追遠詩曰。先君爲鉅鹿太守。迄今三紀。忝私爲冀州刺史。班詔次于郡傳。是也。靈帝世。天下漸亂。豪傑各據有州郡。而劉焉、劉虞、並自九卿出爲益州、幽州牧。其任重矣。牧二千石。刺史六百石。郡守、秦官。秦滅諸侯。以其地爲郡。置守、丞、尉、各一人。守治民。丞佐之。郡當邊戍者。丞爲長史。晉江左皆謂

之丞尉典兵備盜賊。漢景帝中二年更名守曰太守。尉爲都尉。光武省都尉。後又往往置東部、西部都尉。有蠻夷者又有屬國都尉。漢末及三國多以諸部都尉爲郡。晉成帝咸康七年又省諸郡丞。宋太祖元嘉四年復置。漢武帝納董仲舒之言。元光元年始令郡國舉孝廉制。郡口二十萬以上歲察一人。四十萬以上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限以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習法令足以決疑。能案章覆問。文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決斷材任三輔縣令。魏初更制。口十萬以上歲一人。有秀異不拘戶口。江左以丹楊、吳、會稽、吳興、並大郡歲各舉二人。漢制歲遣上計掾史各一人。條上郡內衆事。謂之偕簿。至今行之。縣令、長。秦官也。大者爲令。小者爲長。侯國爲相。漢制置丞一人。尉大縣二人。小縣一人。五家爲伍。伍長主之。二五爲什。什長主之。十什爲里。里魁主之。十里爲亭。亭長主之。十亭爲鄉。鄉有鄉佐。三老有秩。嗇夫。游徼各一人。

錄公

通鑑註。光武不任三公事。歸臺閣。惟錄尚書事者。權任稍重。自是迄于齊梁。謂之錄公。賢曰。武帝初、以張子孺領尚書事。錄尚書事自此始。晉百官志曰。漢武時。左右曹諸吏。分平尚書奏事。知樞要者。始領尚書事。張安世以車騎將軍。霍光以大將軍。王鳳以大司馬。師丹以左將軍並領尚書事。後漢章以太傅趙熹。

太尉牟融並錄錄尚書事。尚書有錄名。自此始。亦西京領尚書之任。唐虞大麓之職也。沈約曰。漢東京每帝卽位。輒置太傅。錄尚書事。薨輒省。

中書省

通鑑。陳武帝紀。是時政事。皆由中書省。置二十一局。各當尚書。諸曹總國機要。尚書唯聽受而已。

中朝

漢書。劉輔傳註。孟康曰。中朝。內朝也。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爲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爲外朝也。

三年喪

漢書。哀帝紀。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寧三年。師古曰。寧謂處家持喪服。漢安帝初。長吏多避事棄官。乃令自非父母服。不得去職。是後吏又守職居官。不行三年喪服。其後又開長吏以下告寧。言事者或以爲刺史二千石。宜同此制。帝從之。建元元年。尚書孟布奏。宜復如建武永平故事。絕刺史二千石告寧。及父母喪服。又從之。至桓帝永興二年。復令刺史二千石。行三年服。永壽二年。又使中常侍以下。行三年服。至延熹元年。又皆絕之。宋明帝泰始元年。詔諸將吏二千石以下。遭三年喪。聽終歸寧。庶人復除徭役。梁書柳惲傳。試守鄱陽相。聽吏屬得盡三年喪禮。署之文教。百姓稱焉。　唐制。凡斬衰三年。齊衰三年者。並解官。齊

衰杖期。及爲人後者。爲其父母。若庶子爲其母者。並解官。申其心喪。

郎官

秦有郎中令。掌宮殿門戶。漢武帝更名光祿勳。其屬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凡四等。謂之三字郎。而中郎以下。更直執戟內謹門禁。外充車騎。類取經明行修者充之。至于公車特起賢良方正敦樸有道高節。公府掾曹試博士者。多在此選。而劉向、霍光、張安世、東方朔、楊雄、之徒。皆與焉。是以董仲舒欲使列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有非其人。則民受其殃。宿衛之選。可謂重矣。魏晉以後。無復三字郎。而光祿不復在禁中。至梁改爲光祿卿。北齊曰光祿寺。兼掌膳食帳幕而已。唐爲三衛五府。以品官之子弟。使父兄任保而後處之。亦古之遺制也。

儀同三司

後漢書。鄧隲傳。延平元年。拜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始自隲也。

官人久于其職

漢書。宣帝時。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以傳敷同奏其言。考試功能。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賞賜。至于子孫。終不改易。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也。又宣帝以爲太守吏民之本。

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每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繇退而考察以質其言常稱曰與我共治者唯良二千石乎是以漢世良吏於是爲盛稱中興焉

黃霸爲潁川太守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尙能拜起送迎止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毋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因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爲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

哀帝時王嘉爲丞相以時政苛急郡國守相數有變動上疏言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隸部刺史舉劾苛細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遷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壹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罪言於司隸刺吏或上書告之衆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縱橫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爲故縱遣使者賜金尉慰同厚其意誠以爲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孝宣皇帝愛其善治民之吏有章劾事留中會赦壹解唯陛下留神于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二千石部刺吏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闊略令盡力者有所勸

後漢順帝時。尚書令左雄上疏曰。臣聞柔遠和邇。莫大寧人。寧人之務。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宣帝興于仄陋。綜覈名實。以爲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人安其業。漢初至今。三百餘載。俗浸彫敝。巧僞滋萌。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期月。拜除如流。動缺百數。送迎煩費。損政傷民。臣愚以謂守相長吏。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

官吏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虛僞之端絕。送迎之役損。賦斂之源息。時不能用。

盧植上八事。六曰遵堯。遵堯者。今郡守刺史。一月數遷。宜依黜陟。以章能否。縱不九載。可滿三歲。

金石錄。後漢孫叔敖碑陰云。期思長光。視事一紀。漢時令長有在官一紀不遷者。乃知前世官吏重於移易如此。不惟吏民免迎送之擾。而士人亦皆安於其職。無僥倖苟進之心。與後世異矣。

凡題刻。唐人必書某號幾年。宋以下多書甲子。亦有不書年號者。今識之以便等閱。

唐高祖武德戊寅　太宗貞觀丁亥　高宗永徽庚戌　顯慶丙辰　龍朔辛酉　麟德甲子　乾封丙寅　總章戊辰　咸亨庚午　上元甲戌　儀鳳丙子　調露己卯　永隆庚辰　開耀辛巳　永淳壬午　宏道癸未　中宗嗣聖甲申　武后垂拱乙酉　永昌己丑　天授庚寅　長壽壬辰　延載甲午　天册萬歲乙未　萬歲登封丙申是年又改萬歲通天　神功丁酉　聖歷戊戌

久視庚子　長安辛丑　中宗神龍乙巳　景龍乙未　睿宗景雲庚戌　先天壬子是年又改太極　元宗開元癸丑　天寶壬午　肅宗至德丙申　乾元戊戌　上元庚子　寶應壬寅　代宗廣德癸卯　永泰乙巳　大厤丙午　德宗建中庚申　興元甲子　貞元乙丑　順宗永貞乙酉　憲宗元和丙戌　穆宗長慶辛丑　敬宗寶厤乙巳　文宗太和丁未　開成丙辰　武宗會昌辛酉　宣宗大中丁卯　懿宗咸通庚辰　僖宗乾符甲午　廣明庚子　中和辛丑　光啟乙巳　文德戊申　昭宗龍紀己酉　大順庚戌　景福壬子　乾寧甲寅　光化戊午　天復辛酉　天祐甲子

後梁太祖開平丁卯　乾化辛未　均王貞明乙亥　龍德辛巳

後唐莊宗同光癸未　明宗天成丙戌　長興庚寅　潞王清泰甲午

後晉高祖天福丙申　出帝開運甲辰

後漢高祖天福丁未　乾祐戊申

後周太祖廣順辛亥　顯德甲寅

宋太祖建隆庚申　乾德癸亥　開寶戊辰　太宗太平興國丙子　雍熙甲申　端拱戊子　淳化庚寅　至道乙未　眞宗咸平戊戌　景德甲辰　大中祥符戊申　天禧丁巳　乾興壬戌

仁宗天聖癸亥　明道壬申　景祐甲戌　寶元戊寅　康定庚辰　慶厤辛巳　皇祐己丑　至和甲午　嘉祐丙申　英宗治平甲辰　神宗熙寧戊申　元豐戊午　哲宗元祐丙寅　紹聖甲戌　元符戊寅　徽宗建中靖國辛巳　崇寧壬午　大觀丁亥　政和辛卯　重和戊戌　宣和己亥　欽宗靖康丙午　高宗建炎丁未　紹興辛亥　孝宗隆興癸未　乾道乙酉　淳熙甲午　光宗紹熙庚戌　寧宗慶元乙卯　嘉泰辛酉　開禧乙丑　嘉定戊辰　理宗寶慶乙酉　紹定戊子　端平甲午　嘉熙丁酉　淳祐辛丑　寶祐癸丑　開慶己未　景定庚申　度宗咸淳乙丑　帝景德祐乙亥　端宗景炎丙子　帝昺祥興己卯亡

遼太祖丁卯卽位稱元年　神册丙子　天贊壬午　天顯丙戌　太宗丁亥卽位仍稱天顯二年會同戊戌　大同丁未　世宗丁未卽位改元天祿　穆宗應厤辛亥（十年爲宋太祖之元）景宗保寧己巳　乾亨己卯　聖宗統和癸未　開泰壬子　太平辛酉　興宗景福辛未　重熙壬申　道宗清寧乙未　咸雍乙巳　大康乙卯　大安乙丑　壽隆乙亥　天祚帝乾統辛巳　天慶辛卯　保大辛丑（五年亡）

金太祖收國乙未　天輔丁酉　太宗天會癸卯　熙宗乙卯卽位仍稱天會十三年　天眷戊午　皇統辛酉　海陵天德己巳　貞元癸酉　正隆丙子　世宗大定辛巳　章宗明昌庚戌　承

安丙辰　泰和辛酉　衞紹王大安己巳　崇慶壬申　至寧癸酉　宣宗癸酉卽位改元貞祐
興定丁丑　元光壬午　哀宗正大甲申　天興壬辰三年亡
元太祖丙寅稱帝金泰和六年丁亥拖雷監國　太宗己丑元　辛丑太后稱制　定宗丙午元　戊申
太后稱制　憲宗辛亥元　世祖中統庚申　至元甲子　成宗元貞乙未　大德丁酉　武宗至
大戊申　仁宗皇慶壬子　延祐甲寅　英宗至治辛酉　泰定帝泰定甲子　文宗天厤戊辰
至順庚午　順帝元統癸酉　至元乙亥　至正辛巳二十七年卽吳元年

通鑑書入寇者皆內外之辭非順逆之辭

荆卿生劫一語乃解嘲之辭其實軻劍術疎耳錯處只在未至身三字之間蓋匕首藏於圖中是極短小之物持短兵而與人角逐於殿堂之上其不勝必矣所以反被入創非秦王之用劍賢于軻勢使然也人心一動則神色必異荆軻所以爲神勇者全在臨事時一毫不動此孟賁輩所不及也

留侯籍前箸爲漢王言八不可實無八件正是一時口頭語今千載之下如見當日設問光景若後人作文定加併省便失神矣

陶徵士韋蘇州非直狷介實有志天下者陶詩惜哉劍術疎奇功遂不成韋詩秋郊細柳道走馬一夕還何等感慨何等豪宕至於逢楊開府一詩則少年之才氣與中年之底厲大略可見矣大凡伉爽高邁之

人易與入道。夫子言狂者進取。正謂此爾。

慕容紹宗被髮向北斗爲誓。先人云。必其俗有此。某按南斗注生。北斗注死。故向北斗而誓之也。

屈平漁父所見不同。不以察察受汶汶者。其天性然也。雖然不止是也。屈子宗臣也。有與國存亡之義焉。又安得如漁父所云哉。

歐公作桑景傳贊。言本末不順。而與夷狄共事者。嘗見其禍。未見其福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此於宣和海上之盟。洞若目見。

陳勝舉兵。詐稱公子扶蘇、項燕。成方遂詐稱衞太子。意必當時有爲扶蘇、衞太子未死之說者。王郎詐稱成帝子子輿。意必當時有爲成帝有子在民間之說者。吾竊以疑壬午之事。今且二百四十年矣。踵其說者。又撰出亡年譜一書。尤可怪。卽迎入西內一節。記者互異。今則從同而是之矣。雖然燕太子丹。不過禮士慕俠。而一時燕趙慷慨之徒。不平其事。遂有天粟馬角之談。淮南王安。不過禮士好奇。而其時之人。亦以爲安不死仙去。又況守文令主。一旦不幸而遘斯難。資侔卜郊。而禍同鹿臺。有心者能無惜之。而爲是不死之論哉。是亦不必深辯也。幼時見一書。載正統中一御史出。有一僧當街呵之不去。獻詩云云。卽世所傳流落江湖一律也。事聞死獄中。此書出於嘉隆間。疑得實其事。正與衞太子同。必京師有此事。而傳之四方。乃有迎入西內之說耳。竊意建文旣出亡四十載。幸以無恙。亦可以絕意天家。沒身巖岫。復何所

戀而出。託宮西內。長違海島之娛。歸骨燕山。詎是首邱之志。可疑者一。成方遂之事。人所易知。思恩一奏。未審眞僞。何遽令乘傳入京。有司以王禮見邪。可疑者二。載此事者。或在正統五年。或在七年。年分參錯。按七年十月。太皇太后大漸。召閣臣問朝廷有何大事未備。而士奇對以建文君雖已滅。曾臨御四年。宜令史官輯其實錄。何至老佛一事。舉朝晻昧。莫究所終。一若有所深諱。而反出野史之流聞。可疑者三。果能待以王禮。養其天年。又豈不能出建庶人于幽閉之中。而必待天順二年之後哉。可疑者四。然則西內之說。斷乎未可信也。遜國出亡。或有之耳。

鄭漁仲言作史莫先於表。今觀宋遼金元四史。紊亂殊甚。不先作表。則史未易讀也。夫宋雖正統所在。自建炎以下。與南北朝無異。作綱目者。詳南而略北。使金源一代。可傳之事。並闕不書。殊失溫公之指。比日偶閱四史。因自混一之年。以迄厓山之歲。編成年表。較漁仲尤爲簡略。蓋記事自有紀傳。圖譜簡則易明也。

金自收國稱帝以後。十二年而滅遼。又一年而破宋。何其速也。元自斡難河卽位以後。二十九年而滅金。又四十五年而滅宋。何其遲也。蓋金之宣哀二宗。猶知守國。非天祚荒淫之比。而宋自端平之後。亦尙有忠臣猛將。分扼要害。稍勝靖康時事。而合州旣殂。皇后稱制。未遑遠略。故江南得延數年之命云。

不備不虞。不可以師。韓世忠京口之戰。只不曾備得無風及火箭二事。遂敗於兀朮。故用兵者。在先識已

之瑕而後可以待敵

龔子荳言謂今江南雖極大之縣數萬金之富不過二十家萬金者倍之數千金者又倍之數百金以下稍殷實者不下數百家以戶口數十萬之大縣而富戶不過千餘於千家之中而此數十家者煩苦又獨甚其爲國任勞卽無事之時宜加愛惜況今多事皆倚辦富民若不養其餘力則富必難保亦至於貧而後已無富民則何以成邑宜予之休息曲加保護毋使奸人蠶食使得以其餘力贍貧民此根本之計又曰一邑之中食利於官者亡慮數千人恃訟煩刑苛則得以嚇射人錢故一役而恆六七人共之若不生事端何以自活宜每役止留一正副供驅使餘並罷遣令自便營業而大要又在省事事省則無所售其嚇射卽勒之應役將有不願而逃去者尤安民之急務也

盧九台告人曰不肖十分精神七分調停宰輔臺省一分消耗簿書期會其籌兵設策只二分餘耳若得五分辦賊亦不至任彼猖狂

濫觴言始也今以爲濫極之義舛矣蔽辜言斷也今訓若一言以蔽之義舛矣萬厤以後士子但讀時文不知用字所本且如家語孔子謂子路曰夫江始於岷山其源可以濫觴王肅注觴所以盛酒者言其微也非濫極之義也詩薄言震之莫不震疊箋云甫動之以威則莫不懼而服者言其威武又見畏也非震驚之義也辟國觀疏首語驛遞之濫觴已極常自裕疏首語流氛之震疊可虞傳之史書可爲笑談亦恰

是一對.

今人作四六中.多用長調.甚至數十字爲一對.不知何以云四六也.昉于陸宣公奏議.蓋論事之文.不拘一體固然爾.用之表啟.自萬厤中年.夫四六乃文之近體.其變而每下又如此.何論古文哉.士衡四六最勝.中有逸氣.晉宋之文.對而不整.然其氣厚.下此對愈工.而文愈薄矣.徐庾已不及.下而王楊盧不及.宋人四六.則別自一體爾.

南齊顧歡早孤.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輒執書慟泣.受學者廢蓼莪篇.不復講焉.世但知爲王偉元事耳.

世但知蘇武持節匈奴.不知同還者又有馬宏.奉使被拘不屈者三人.蘇武.于什門.洪皓.武在匈奴十九年.什門在燕二十四年.皓在金亦幾二十年.

周永與何允書.竟是一篇戒殺生文.後人立論.總不出此.

晉書東海王越傳.有博士庾純議招魂葬一篇.可取看來.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只此八字.可以平天下.今人尚未到子路地位.豈可不終身誦之.

麟士曰.詩邱中有麻.麻衣如雪.禮.運.治其麻絲.以爲布帛.皆古無棉布.績必用麻之證.然亦當如今苧布練熟者.非凶服麻布之謂也.麻衣如雪.麻衣.布衣也.古未有木棉.若用布.自必是麻所成者.凡言麻卽布

耳。杜詩麻鞋見天子。又肅宗與李泌出。軍人環指之曰。衣黃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則天子前亦不禁白。

晉簡文帝作相。召謝萬爲撫軍從事中郎。萬著白綸巾。鶴氅裘。履版而前。

玉海言。漢哀之太初。晉元之建武。魏孝武之永興。唐肅宗之上元。皆自重一代之號。元朝又重至元。元修之永興。高延宗之隆化。俱史不載。先天永貞。皆內禪之後改元耳。兩後周無年號。

明朝年號。重於前代者四。永樂有三。涼張重華。循州賊張遇賢。方臘。天順有二。金楊安兒。元太子阿速吉八。正德有一。夏崇宗。天啟有三。元瀼僧。梁永嘉王莊。陳友諒。崇禎字出南齊謝超宗南郊登歌。有云史正嘉兆。神宅崇禎。

昔人未卽帝位。有謙讓止稱元年者。有以干支紀者。李昪改元庚子。竇建德改元丁丑。蓋云庚子年。丁丑年爾。

晉惠帝時。同時有二孫秀。二王敦。

金貞元元年都燕。正隆六年都汴。大定元年復都燕。貞祐二年復都汴。

國史之書。上之好惡。下之人心繫焉。崇禎十七年。而熹宗實錄未成。亦由門戶方爭。白黑難定。宋自紹聖以蔡卞爲國史修撰。改神宗實錄。而國是始淆。於乎好惡之成。豈不繫乎其人哉。昔人有言。蔡文姬失節。

而在列女。賀知章七十乞鑑湖。而在隱逸。以作史者。失身之人。難退之士也。可不慎與。

永嘉之時。兵革四逼。雒陽孤危。朝議欲遷都以避難。王衍以爲不可。賣車牛以安衆心。及漢兵將至。荀晞表請遷都。倉垣使從事中郎劉會將船數千艘。宿衛五百人。穀千斛。迎帝。帝將從之。公卿猶豫。左右戀資財。遂不果行。然則國家危迫之時。去邠邑岐。未爲非計。特圖之不可不豫爾。

古之治兵者。必治賦。古之治民者。必籌兵。而漢之太守。皆自爲將。自古守令將帥之不相爲用。未有如今日者也。

甘桓公見王子朝。劉子謂萇宏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太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曹公擊馬超。敵每一部到。公輒有喜色。姚萇每見一軍輒喜。古人兵機大略相同。

兀朮東下。非知府陳規有米數千石。則劉錡亦不能守。

唐之樞密院。乃是宦者。宋則爲大臣。宋之太監。乃是文官。今則爲宦者。

熙豐之法。有至今不變者。經義也。武舉也。茶馬也。崇觀之法。有至今承用者。鄧洵武之官階也。

孫沔以張禹李林甫斥呂夷簡。而夷簡以爲元規藥石之言。恨聞此遲十年爾。又如文彥博請召還唐介。宋時相臣尙有此。

應奉識車匠於開扇。謝承書楊愔記漫漢于障麴。北齊書
蔡邕書盡與王粲。宋懷方二禮付戚袞。呂元伯叩頭于王慧龍沐謙委身于司馬楚之。紇干承基不忍于志寧。

六國首事之時。憂在亡秦而已。而不知劉項之分爭者五年。春陵起兵之日。誅莽而已。而不知赤眉、王郎、劉永、張步、隗囂、公孫述之各據者十二三年。初平起義之時。討卓而已。而不知催、汜、二袁、呂布之輩相攻二十餘年。而卒爲三國。晉陽舉事之日。患在獨夫而已。而不知世充、仁杲、建德之倫。十餘年而始克平之。是知相因之勢。聖人不能免。而已見之形。非智士之所思也。深思而逆爲之計。豈不在乎識微之君子哉。羣盜之興。天之所以開眞人也。王莽之世。劉崇、翟義之倫。既不能克。不生羣盜。則海內不亂。而眞人亦無所憑以出。故新市平林。爲光武之先驅。及寇劇日久。野無所掠。人窮反本。厭兵愁泣。而太平之兆已開於是甲齊熊耳。兵散歸田。而天下定於一矣。故盜賊之生。不得不生。其散不得不散。勢有相因。而天心繫焉。繇今證古。則天意若有可知者。申生之縊。韓原之獲。子圉之逃。若此者爲文公也。衞太子之不得其死。孝昭之無嗣。昌邑之不君。若此者爲中宗也。孝成之絕嗣。哀平之短折。王莽之篡代。若此者爲光武也。傳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故惠懷之際。國幾亡矣。而君子以爲天之啟晉。居攝之年。漢中絕矣。而識者以爲天之祚劉。

夫子告子張。其或繼周。百世可知也。於何知之。以理而已。文信國執于元。作詩曰。閏位適在三七間。禮樂終當屬眞主。數十年之後。明太祖起。而其言驗。金仁山作通鑑前編後序曰。王仲淹續經之作。疾病而聞江都之變。泫然流涕曰。生民厭亂久矣。天其或者將啟堯舜之運。而吾不與焉則命也。數十年後。明太祖起。而其言亦驗。二子者。一知于宋將亡之時。一知于宋已亡之後。豈有甘德蔡少公之術哉。孟子之知天也。曰。一治一亂。夫子之知天也。曰。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止矣。

漢未絕。則光武中興。漢絕。則昭烈再世。是以功德本乎祖宗。滅秦者秦。非六國。誅莽者莽。非漢兵。是以推戴繫乎民心。才高天下。則漢祖唐宗。才醜德齊。則三國南北。是以裁定在乎人事。五胡蕃鎭。積數十年已成之形。則河山分裂。隋季元終。僅十餘年之羣盜。則不傳其子。是以分合視乎成形。世祖自信於會宛之日。少康甚澆於牧正之時。是以大器觀乎人主。

方莽之亡。隗囂曰。漢。鄧曄曰。漢。申碭屠門少之屬。皆曰。漢。其後雲臺諸將。無一人列名其中者。何哉。小則盜賊。大則覬覦。非望。本不知天命之歸。而特欲稱名以集衆者也。是以班叔皮馬文淵。爲見幾之士矣。崑山城中。馬鞍山東隅。向來宿莽幽翳。無登者。崇禎十二三年間。宗伯顧公。疏剔林藪。鑿池劍亭。宛然一園林矣。時先祖聞之曰。昔形家謂此爲龍頭。鑿之非宜。不五六年。遂有屠城之禍。而宗伯亦死事于溫。頃讀宋史。胡文恭公宿。在慶厤間。以蓬萊諸山。居京師東隅。往往取金其中。以致地震。請禁民鑿山以寧地道。

又漢書云。鑿地數百丈。銷陰氣之精。是以致旱。此皆與先祖之言符合者也。

明封疆之律固嚴。而待死事之臣太薄。且如州縣之吏。或蒞任未久。或兵力不支。與城俱亡。雖無益於邊陲之事。而其人之責則已塞矣。惟督撫大臣。不可以此寬其失地之律。然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古人亦未之苛也。非其人而遣之。則罪在中樞。當其事而斃之。則罪在主者。而死事之臣。自可錄其節。而掩其眚。庶乎平明之論與。

人富則難使也。夫人之輕于生。必自輕于貨也。始古之士大夫。不封殖。不厚奉。視天下之物。無以干其中。彼且不知世利之足戀也。而後可以決然于一死。今且羣天下之士大夫。而莫不愛金。官日尊。而金日益多。金多而愛與之終始。彼又安肯一旦舍此纍纍者而死也。田單。天下之奇人也。能以二城復興齊國。及至封爲安平。奉以夜邑。娛以黃上。黃金橫帶。而騁乎淄澠之間。則無死敵之心矣。是故人富而重其生。絕吭伏劍。不出素封千戶之家。感慨自裁。多在婢妾賤人之輩。嗚呼富未必富也。生未必生也。古之偸生蒙恥。幸免而歸。爲鄉里所不齒者有矣。未若今之甚也。非特不齒也。破其廬。刼其資。燔其室。而後厭於人心者何哉。古不富而今富也。富然後樹怨深。富然後人思奪之。於是靦然面目者。不敢見人。而藏顏有北之鄉。匿影曦光之下。嗚呼雖悔之何及哉。

李牧爲將。盡用市租。馬隆討羌。身至武庫。

昴畢之間爲天街。其南陽國。其北陰國。

秦始皇八年。河魚大上。魚陰類。民之象也。逆流而上。言民將不從君令。爲逆行也。其在天文。魚星中河而處。車騎滿野。易曰。无魚之凶。遠民也。詩云。牧人乃夢。衆維魚矣。

魏世宗延昌甲午。填星守天江。梁主大發軍衆。造浮山堰以遏淮水。明年填星在天江。而梁堰壞。奔流決溢。

元初。太陰犯填星。熒惑指鉤鈐。皆陵夷城郭之象。於是盡隳江淮城郭。

國語。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注。火心星。夏之十二月。晨見於辰。辰角大辰。蒼龍之角。朝見於東方。建戌之初。寒露節也。天根亢氐之間。寒露之後五日朝見。本氐也。寒露後十日。駟房星。建戌之中。駟見火見。霜降之後。定謂之營室。建亥小雪之中。定星昏正于午。

韓文公集。送窮文注。洪曰。予嘗見文宗備問云。顓頊高辛時。宮中生一子。不著完衣。號爲窮子。其後正月晦死。宮人葬之。相謂曰。今日送窮子。自爾相承送之。又唐四時寶鑑云。高陽氏子。好衣弊食糜。正月晦巷死。世作糜棄破衣。是日祝于巷曰。除貧也。唐姚合正月晦日詩。年年到此日。瀝酒拜街中。萬戶千門裏。無人不送窮。送窮窮不去。相泥欲何爲。今日官家宅。淹留又幾時。古人皆恨別。此別恨銷魂。只是空相送。年

年不出門.

隋文建長安.唐實都之.元人開會通河.明實用之.

宛王賜歸光武.封愼侯.漢中王嘉歸光武.拜千乘太守.至建武十三年.封順陽侯.西平王李通歸光武.封固始侯.鄧王王常歸光武.封山桑侯.皆不得用前更始封爵.楚懷王封高帝爲武安侯.又進爲沛公.及卽位之後.封濞爲沛侯.孝武初.封田蚡爲武安侯.光武建武二十年.徙中山王輔爲沛王.中元二年.封輔子寶爲沛侯.是知漢人實直.尙無拘忌.自符堅有龍驤建業之言.遂成姚萇之讖.而唐之中書令.宋之都點簡.遂爲人臣不敢居之官矣.

呂后封大謁者張釋.爲建陵侯.此封宦官之始.

漢高帝甲辰崩.丙寅葬.二十二日.文帝己亥崩.乙巳葬.六日.景帝甲子崩.癸酉葬.九日.

唐自中葉以前.長子皆不得立.高祖太子建成被殺.太宗太子承乾廢.高宗太子忠廢.太子宏暴卒.太子賢誅.中宗太子重俊誅.睿宗長子宋王成器讓位.元宗太子瑛誅.至代宗始以長子踐位.

隋文帝皇后.獨孤氏.崩著作郎王劭上言.大行皇后.福善禎符.備諸秘記.皆云是妙善菩薩.史家載之以爲讖.後萬厤中.尊孝定太后爲九蓮菩薩.

以緜名稱其人者.惟政府爲然.嘉靖中嚴惟中曰分宜.徐子升曰華亭是也.他部院則不稱之.以一緜或

有二三人同朝難於分別也唐張九齡開元名相天下稱曲江公而不名李德裕天下士推重不敢有所斥稱贊皇公此卽稱縣名之所本矣

宋洪邁從孫倬丞宣城自作題名記邁曉之曰他文尙可隨力工拙下筆如此記豈宜犯不韙哉蓋以韓文公有藍田縣丞廳壁記也李太白云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史記甘羅年十二爲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後人誤以爲年十二爲秦相作一句昔人辯之已明然北齊彭城王浟答博士韓毅曰甘羅幼爲秦相未聞能書則南北朝已有此語

巡撫字惟天子得用之唐王勃春思賦妾本幽閨學歌舞寧知漢代多巡撫前年齋祭謁甘泉今歲笙簫祠后土洪武年間命皇太子巡撫陝西亦用此義後遂以入大臣之銜後周武帝西巡幸瓜州刺史李賢第詔曰今巡撫留此不殊代邑舉目依然益增舊想隋煬帝紀仁壽初奉詔巡撫江南蘇威傳持節巡撫江南文帝紀遣韋洸、王景持節巡撫嶺南南史袁昂傳使豫州刺史李元履巡撫東土

禮記曾子問孔子曰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後周書崔猷傳時昏姻禮廢嫁娶之辰多舉音樂猷請禁斷是則嫁娶用樂其來未久

孔子誨其弟子皆稱名孟子則皆曰子稱於他人之前亦曰子樂正子高子是也亦可見世風之變矣

喪服小記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若不知姓則書氏是則婦人之稱氏者以不得其姓而書之也今

乃一概曰氏非矣。

柳下惠之妻稱柳下爲夫子。列子之妻稱列子爲先生。通譜之事。在古人卽已有之。唐書張九齡爲司勳員外郎。時張說爲中書令。親重之。與通譜系。嘗曰。後出詞人之冠也。劉三復爲浙西從事。汝州刺史劉禹錫。以宗人遇之深重其才。嘗爲詩贈三復。序曰。從弟沈亞之爲韓尹祭韓令公文曰。嘗敍族以姪余。謂同源於康子。宋黃魯直作黃育字序曰。會稽黃渥與庭堅皆出於婺州之黃。由七世以上失其譜。以年相望。與渥相近。復以兄弟合宗。梁夏侯譜去夏稱侯。託爲侯景族子。唐令狐綯爲相。凡姓狐者。皆稱令狐。有人爲詩以譏之。與夏侯譜事相反。而實相類。

元時碑多有一行漢字。一行蒙古字者。惟印文不然。予見靈巖寺祖師殿前元碑。上有泰安州印。乃正篆也。

漢昭帝始元六年七月。令民得以律占租賣酒。升四錢。唐德宗貞元二年十二月壬申。從度支奏。京城畿內權酒每斗權錢一百五十文。蠲酒戶差役。昔人以杜詩徵唐時酒價。謂每斗直錢三百文。若在貞元以後。則此三百文者。半歸之酒家。而半輸之國用也。

後漢書魯恭傳。年十五。與母及弟丕俱居太學。可見當時學舍寬廣。遠方貧生。可以將母就業。其養士之

制備矣。

唐人除官。多有以父名而不拜者。又有前人丁憂。後人親在。避其凶嫌而不赴者。舊唐書杜佑傳。爲盧杞所惡。出爲蘇州刺史。佑母在杞。以蘇州憂閑授之。佑不行。

元史張立道傳。先是雲南未知尊孔子。祀王逸少爲先師。立道首建孔子廟。

明朝謚不避重。如兩張文忠、兩王文肅之類是矣。若甲申死節。一時賜謚二十二人。而吳麟徵、吳甘來二人。並謚忠節。事同、姓同、謚又同。非別嫌示信之義。亦禮臣之疏略也。

古之善治兵者。營平久駐湟中。月計糧穀菱藁數十萬。未見累民。古之善理民者。乖崖甫至成都。卽奏罷陝西米數萬。未聞餒士。古之善養兵者。荆州十年之積。不煩轉運。古之善利民者。內史牛車之輸。不費追呼。

明宣宗時。特著三法。一久任。二不次遷擢。三不限流品。萬厤庚戌、丙辰。用閣臣言。館選隔科一舉。故二科獨無庶吉士。本舊制也。至崇禎甲戌、丁丑復行之。

守令之難有四。坐堂皇撫一邑。專精課治。何業不就。而時日耗于趨迎。精神殫于餽遺。卷髾鞠跼。東西奔馳。其難一。工於彌縫。善事上官者。躐薦臺省。不者輒以他事中之。畏簡書。不若其畏上臺。其難二。首尾牽制。文移把持。尺寸以上。不得輕有所舉。長材無以自見。掣肘之患。其難三。官如行馬。僅一過耳。書役爲主

人官者爲客則其弊不可得知知不可得竟其難四既責其拊循而以征輸不及額議罰既戒其貪墨而以設處不誤公爲程

趙槩爲守而勅縣不得催科盧坦爲令而詣府請寬限

伊尹嚴一介之取先嚴一介之與與人者取人之捷徑有以己之不廉成己之不法亦有以己之不法成人之不廉

萬家之邑必有士夫數十諂諛相先侈靡相耀子女姻亞童僕坐較金帛以爲意色稍不能忍必且譁張恣睢而取必於官

海忠介惟有一袍一僕之風始能建言世廟陸文定惟有焚香啜茗之致始能不謝分宜

茅屋數椽穜穜百畝僅給衣食如吳介肅之高持剛介寡與誓不營私終身不渝如何文肅之正大敝裘尙假于人牝馬亦非己有如陳茂烈之風紀自持

漢之能吏多出掾史唐節度所辟書記亦往往入而爲大官卽明之吳訥以醫士起中丞郁新嚴震以人才登八座楊士奇以白衣薦舉而直綸扉陶魯以恩廕而至金吾黃福以貢士而爲六卿胡儼以鄉舉而爲司成況鍾蔚能以吏員而爲郡守

諸城志明太祖嘗語侍臣曰那進士每有學問著選學官教秀才那歲貢每曉事體著選有司牧民故一

時進士多除教職而歲貢多除縣官涪麻臙仕

巴蜀被文翁之化易譏刺爲文章南陽被召父之化易商賈爲本業潁川被黃韓之化轉爭訟爲篤厚

魯戈無反日之誠越甲有鳴君之恥

弁髦不用於三加之後芻狗之施於神醉之時

鳥將夕而歸巢蟲向寒而坏戶

韓信豕耳智伯園桃

非常之策陳湯不奏於公卿度外之功班超不謀於從事

虹干燕日電擊齊臺

張霸百二劉炫連山

蛇生林屋之山鹿走姑蘇之館（洞庭無三斑蛇虎雉也侯景之亂姑有蛇）

欲求寶劍須乞豐城爲覓丹砂便求勾漏

移鐘簴於京雒作太廟於臨安

葬梁鴻於要離之側圖延篤於三閭廟中

王陵後至晚封安國之侯馮延遲降僅授曲陽之令

樊宏手疏韋澳親書。

陳敬瑄節度三川。進秩實始於擊毬。李存賢節度幽州。先資乃緣於手搏。

幣帛之禮。貴於未將祭祀之誠。嚴乎不薦。

多儀不享。既灌何觀。

入止都門。既艮坤之闊絕。出游江上。又巽坎之難期。韋蘇州訓李儋詩。都城二十里。居在艮與坤。人生所各務。非闊略朝尊。

外廷之吏。謂楚鵲以爲烏。內侍之臣。指秦鹿而云馬。

好時陸賈。尉佗傳。山東李白。

侯獾貨晉筮史。鄭朝賄趙太卜。

鹿車先上。文偉無難載之容。狐貉同行。子路有不求之節。

常存渡蟻之心。且試按龜之手。宋祁編竹渡蟻。靈樞經。手毒者可使試按龜。置龜於器下。而按其上。五十日而死矣。手甘者。復生如故也。

楚人亡布。以爲令尹盜之。愚公失駒。仲父自引其過。

追李峴而穀價平。烹宏羊而天雨降。李峴爲京兆尹。楊國忠怒其不附己。出爲長沙太守。時京師米麥踴貴。百姓爲之語曰。欲得米麥賤。無過追李峴。

南陽之五伯齊名。涼部之三明並美。五伯見後漢鄧彪傳。

燈然董卓之臍。烏啄桓元之目。

朝多鳴豫之夫。邑有宣驕之士。
時日曷喪。如水益深。
粗通六合之占。頗識五殘之變。
太公擁彗於高皇。仲孺叩頭於去病。
人饞國狗。
烏不烏。鵲不鵲。猶言鵁鶄充廷。馬非馬。驢非驢。漫曰麒麟在藪。

明列輔起家考

永樂七人

解　縉。吉水中書、庶吉士、戊辰。　黃　淮。永嘉中書、丁丑。　胡　廣。吉水修撰、庚辰。　楊　榮。建安編修、庚辰。　楊士奇。泰和吳府審理、由生員。　金幼孜。新淦給事中、庚辰。　胡　儼。南昌華亭縣教諭、鄉科、丁卯。

洪熙五人

黃　淮。　楊　榮。　楊士奇。　金幼孜。並見上。　楊　溥。石首編修、庚辰。

宣德五人

楊　榮。　金幼孜。並見上。　楊　溥。石首編修、庚辰。　張　瑛。邢臺寧州訓導。　陳　山。沙縣奉化縣教諭、鄉科、口口。

正統八人

楊榮。楊溥。並見上。陳循。泰和。修撰。乙未。曹鼐。寧晉。修撰。癸丑。馬愉。臨朐。修撰。丁未。苗衷。已遠。編修。己丑。高穀。興化。庶吉士。乙未。張益。吳縣。庶吉士。乙未。

景泰九人

陳循。高穀。並見上。彭時。安福。修撰。戊辰。商輅。淳安。修撰。乙丑。俞綱。嘉興。鄞府審理。由生員。江淵。江夏。編修。庚戌。王一寧。仙居。吏部主事。戊戌。蕭鎡。泰和。編修。丁未。王文。東鹿。御史。辛丑。

天順八人

彭時。見上。徐有貞。吳縣。庶吉士。癸丑。許彬。掌陽。庶吉士。乙未。薛瑄。河津。御史。辛丑。李賢。鄧州。吏部主事。癸丑。呂原。秀水。編修。壬戌。岳正。漳縣。編修。戊辰。陳文。盧陵。編修。丙辰。

成化十人

彭時。商輅。李賢。陳文。並見上。萬安。眉州。庶吉士。戊辰。劉定之。永新。編修。丙辰。劉珝。壽光。庶吉士。戊辰。劉吉。博野。庶吉士。戊辰。彭華。安福。庶吉士。甲戌。尹直。泰和。庶吉士。甲戌。

宏治六人

劉吉。見上。徐溥。宜興。編修。甲戌。劉健。洛陽。庶吉士。庚辰。邱濬。瓊山。庶吉士。甲戌。李東陽。茶陵。庶吉士。甲申。謝遷。餘姚。修撰。乙未。

正德十四人

李東陽　謝　遷（並見上）　焦　芳（泌陽庶吉士癸未）　王　鏊（吳縣編修乙未）　楊廷和（新都庶吉士戊戌）　劉　宇（禹州上蔡縣知縣壬辰）　曹　元（舍山工部主事乙未）　劉　忠（陳留庶吉士戊戌）　梁　儲（順德庶吉士戊戌）　費　宏（鉛山修撰丁未）　靳　貴（丹徒漏修庚戌）　楊一清（丹徒中書壬辰）　蔣　冕（全州庶吉士丁未）　毛　紀（掖縣庶吉士丁未）

嘉靖二十七人

謝　遷　楊廷和　費　宏　楊一清　蔣　冕　毛　紀（並見上）　袁宗皐（石首興府長史庚戌）　石　瑤（盧城庶吉士丁未）　賈　詠（臨潁庶吉士丙辰）　翟　鑾（潞城庶吉士乙丑）　張孚敬（永嘉南京刑部主事庚辰）　桂　萼（安仁丹徒縣知縣辛未）　方獻夫（南海庶吉士乙丑）　李　時（任邱庶吉士壬戌）　夏　言（貴溪行人辛巳）　顧鼎臣（崑山修撰乙丑）　嚴　嵩（分宜庶吉士乙丑）　許　讚（盧寶大名府推官丙辰）　張　璧（石首庶吉士辛未）　張　治（茶陵庶吉士庚辰）　李　本（餘姚庶吉士壬辰）　徐　階（華亭編修癸未）　袁　煒（慈谿編修戊戌）　嚴　訥（常熟庶吉士辛丑）　李春芳（興化修撰丁未）　郭　朴（安陽編修乙未）　高　拱（新鄭庶吉士辛丑）

隆慶八人

徐　階　李春芳　高　拱（並見上）　陳以勤（南充庶吉士辛丑）　張居正（江陵庶吉士丁未）　趙貞吉（內江庶吉士乙未）　殷士儋（歷城庶吉士丁未）　高　儀（錢塘庶吉士辛丑）

萬厤二十八

張居正（見上）呂調陽（臨桂編修庚戌）馬自強（同州庶吉士癸丑）張四維（蒲州庶吉士癸丑）余有丁（鄞縣編修壬戌）申時行（吳縣修撰壬戌）王錫爵（太倉編修壬戌）許　國（歙縣庶吉士乙丑）王家屏（山陰庶吉士戊辰）陳于陛（南充庶吉士戊辰）趙志皐（蘭谿編修戊辰）張　位（新建庶吉士戊辰）沈一貫（鄞縣庶吉士戊辰）朱　賡（山陰庶吉士戊辰）沈　鯉（歸德庶吉士乙丑）于慎行（東阿庶吉士戊辰）李廷機（晉江編修癸未）葉向高（福清庶吉士癸未）吳道南（崇仁編修己丑）方從哲（德清庶吉士癸未）

泰昌三人

方從哲（見上）劉一燝（南昌庶吉士乙未）韓　爌（蒲州庶吉士壬辰）

天啟二十一人

葉向高　方從哲　劉一燝　韓　爌（並見上）何宗彥（隨州庶吉士乙未）孫承宗（高陽編修甲辰）沈　潅（烏程庶吉士壬辰）孫如游（餘姚庶吉士乙未）史繼偕（口口庶吉士壬辰）周如磐（莆田庶吉士戊戌）丁紹軾（貴池庶吉士丁未）朱國祚（秀水庶吉士癸未）朱國楨（烏程修撰己丑）朱延禧（卿城庶吉士乙未）魏廣微（南樂庶吉士甲辰）馮　銓（涿州庶吉士癸丑）顧秉謙（崑山庶吉士乙未）黃立極（元城庶吉士甲辰）張瑞圖（晉江編修丁未）李國樸（高陽庶吉士癸丑）施鳳來（平湖編修丁未）

崇禎五十人

韓　爌　孫承宗　黃立極　張瑞圖　李國樸　施鳳來（並見上）來宗道（蒲山庶吉士甲辰）楊景辰（晉江庶吉士癸丑）李　標（大名庶吉士丁未）劉鴻訓（長山庶吉士癸丑）周道登（吳江庶吉士戊戌）錢龍錫（華亭庶吉士丁未）成基命（大名庶吉士丁未）周延

儒。宜興。修。癸丑。何如寵。桐城。庶吉士。乙未。錢象坤。會稽。庶吉士。辛丑。温體仁。烏程。庶吉士。戊戌。吳宗達。武進。編修。甲辰。鄭以偉。上饒。庶吉士。辛丑。徐光啟。上海。庶吉士。甲辰。錢士升。嘉善。修撰。丙辰。王應熊。巴縣。庶吉士。癸丑。何吾騶。香山。庶吉士。己未。文震孟。長洲。修撰。壬戌。張至發。淄川。知縣。辛丑。林釬。同安。編修。丙辰。孔貞運。句容。編修。己未。黃士俊。順德。修撰。丁未。賀逢聖。江夏。編修。丙辰。傅冠。進賢。編修。壬戌。劉宇亮。綿竹。庶吉士。己未。薛國觀。韓城。推官。己未。楊嗣昌。武陵。教授。庚戌。程國祥。歙縣。知縣。甲辰。方逢年。遂安。編修。壬戌。蔡國用。金谿。中書。庚戌。范復粹。黃縣。推官。己未。姚明恭。歙。水。庶吉士。己未。張四知。婺。縣。庶吉士。壬戌。魏炤乘。滑。縣。知縣。丙辰。謝陞。德州。知縣。丁未。陳演。井研。庶吉士。壬戌。蔣德璟。晉江。庶吉士。壬戌。黃景昉。晉江。庶吉士。乙丑。吳牲。興化。知縣。癸丑。魏藻德。通州。修撰。庚辰。李建泰。曲沃。庶吉士。乙丑。方岳貢。廉城。主事。壬戌。范景文。吳橋。推官。癸丑。邱瑜。宜城。庶吉士。乙丑。

朮廬札記

丁泰著

本館據仰視千七百二十
九鶴齋叢書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求廬札記

未廬札記

清　平湖丁　泰履叔箸

幽人

虞仲翔解履九二云履訟初變爲兌訟時二在坎獄中故曰幽人孔氏經學卮言曰左氏傳遂幽其妻惠氏九經古義引荀子公侯失禮則幽古刑法囚謂之幽幷云今學者輒目高士爲幽人非也按魏志管甯傳明帝詔青州刺史曰甯抱道懷貞潛翳海隅比下徵書違命不至盤桓利居高尙其事雖有素履幽人之貞而失考父滋恭之義據此則三國時卽以高士爲幽人矣

騶虞騶吾騶牙

困學紀聞解頤新語文王以騶牙名囿墨子成王因先生之樂命曰騶吾騶虞騶吾騶牙一物也聲相近而字異按漢書吾邱壽王說苑及兩都賦序俱作虞邱壽王漢志金城郡有允吾縣廣韻入麻韻讀如牙虞吾牙三字同紐聲近古多通用虞轉而爲吾吾又轉而爲牙也

九皐

札樸鶴鳴于九皐韓詩章句九皐九折之澤論衡鶴鳴九折之澤覆謂九折者如九折之阪是也澤不得

言折。二澤字並當作皋。皋乃皐之正體。隸作睪。因僞爲澤。按學林。前漢地理志。河南郡成皋縣。河內郡平皐縣。後漢郡國志。河南有成睪縣。河內有平睪縣。在前漢書用皐字。後漢書用睪字。說文皐字下從夲。夲亦作丰。皐字或作皐。於偏旁之義皆不失也。古人多假借用字。故後漢書用睪字。字書。睪、羊益切。又尼輒切。伺視也。其字从目从夲。夲音聶。其字形與其音其義皆與皐不同。皐之爲義澤也。因其有澤之義。故變皐爲睪。以澤从睪故也。雖云假借。實失其義。史記天官書曰。其邑大圜黃澤。裴駰注曰。澤音澤。蓋司馬遷變澤爲澤。故范蔚宗以皐睪二字通用之也。今以偏旁推之。譯樟嶂鷝與夫譯檡嶧鷝。音與義皆異。不可通假。章北亭集曰。左傳澤門之晳。毛詩緜正義引作皐門。此則皐澤借用之一證也。

小弁

詩小弁。趙注孟子謂尹伯奇詩。論衡亦云。伯奇被放。首髮早白。詩云。維憂用老。按困學紀聞。韓詩云。黍離、伯封作。陳思王植貪禽惡鳥論。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其韓詩之說。與秋槎雜記云。說苑。（原注據文選陸士衡王國君前母子伯奇後母子伯封兄弟相愛後母欲其子爲太子。言王曰。伯奇好妾。王上臺視之。母取蜂除其毒而置衣領之中。往過伯奇。伯奇往視袖中殺蜂。王見讓伯奇。伯奇出使者袖中有死蜂。使者白王。王見蜂追之。已自投河中。則伯奇以讒而死。非放逐。安得作小弁詩。

斂髮無髽

鄭注髽、髮也。毋垂餘如髮也。髽或爲肆。釋文。肆、餘也。按詩汝墳。伐其條肆。毛傳。肆、餘也。斬而復生曰肆。左傳襄二十九年傳。晉國不恤宗周之隕而夏肆是屏。杜注。肆、餘也。子大叔所謂夏肆。即叔侯所謂夏餘。髽肆聲近借用。

貔執夷

曲禮疏釋文。孔安國云。貔、執夷反。虎屬。書牧誓。尙桓桓如虎如貔。傳無反字。按郭璞尒疋注。陸氏詩疏。並以執夷爲貔別名。禮疏反字。乃後人妄加。抱經堂刋本釋文不誤。

爲其拜而蹇拜

鄭注。蹇則失容節。蹇猶詐也。釋文。挫也。正義言著鎧而拜。形儀不足。似詐也。按此而字當作如字解。

戰于郎

鄭注。郎、魯近邑。哀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是也。桓四年經。公狩于郎。杜注。郎非國內之狩地。按左氏傳作戰于郊。公羊與此文俱作郎。鄭氏謂郎、魯近邑。是郎卽在郊。故傳記異文而同一事。公羊桓四年疏云。郎邑在郊內。故左氏郊之戰。檀弓謂之戰于郎也。

禮不諱嫌名

鄭注嫌名謂音聲相近。若禹與雨。邱與區。是也。正義禹與雨音同而義異。邱與區音異而義同。此二者各

有嫌疑。邱與區有同義嫌疑。按邱區雙聲。正是同音。釋名云。九邱、九區也。區別九州土氣。教化所宜施也。荀子大略云。言之信者。在乎區蓋之閒。楊倞注。器名區者。與邱同義。匡謬正俗三古語邱區同聲。陸元朗釋文云。邱與區並去求反。孔氏以爲音異。失之。

其言明且清

洪容齋三筆。記緇衣篇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甯。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鄭注不言何詩。今毛詩節南山但有下三句而微不同。經典釋文云。從弟一句至庶民以生五句。今詩皆無此語。或皆逸詩也。予攷文選張華答何邵詩曰。周任有遺規。其言明且清。然則周任所作也。而李善注曰。子思子（按王伯厚藝文志考證云。隋唐志。子思子七卷。）詩云。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世所存子思子無之。不知善何所據。意當時或有此書。善必不妄也。特不及周任遺規之義。又不可曉。按容齋見茂先詩。周任有遺規。其言明且清。二句連文。遂謂記昔吾有先正等句爲周任作。故是肊說。李善注引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爲子思子詩。則善以緇衣爲子思子作也。（據釋文引劉巘云。則緇衣爲公孫尼子作。攷舊唐書藝文志攷證亦載沈約之言曰。中庸表記坊記緇衣。皆取子思子。王伯厚漢書藝文志攷證亦載約說。善注與約說正合。）茂先詩上文云。忝荷既過任。又曰。責重困材輕。此卽周任陳力就列、不能則止意。故下直接云。周任有遺規。其言明且清也。明且清暗指周任陳力就列之言。善注引論語以實之。深得茂先詩意。洪氏謂注不及周任遺規之義。似未會善指。（孔疏指爲逸詩。與陸氏同。）

慮事

左傳宣十一年傳。令尹蔿艾獵城沂。使封人慮事。杜注。慮事、謀慮計功。（按謀慮之謀宋本岳本足利本俱作無。姜氏寰英札記亦引作無。玩正義從無爲是。）正義。慮事者謀慮城築之事。則無慮之訖則計功也。史書多有無慮之語。皆謂揆度前事。釋文。慮、如字。一音於力反。廣雅云。無慮、都邑也。（按邑字乃凡字之誤。疑後人妄改。抱經堂本不誤。）按荀子議兵篇。焉慮率用賞慶刑罰蘄詐而已矣。楊倞注。慮、大凡也。漢書食貨志。天下大氏無慮皆鑄金錢矣。趙充國傳。亡慮萬二千人。顏師古注。亡慮、大計也。賈誼傳。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顏師古注。慮、大計也。言諸侯皆欲同帝制而爲天子之事。下文云宗室子孫慮莫不王。語意正同。後漢書光武紀。將作大匠竇融上言。園林廣袤。無慮所用。李賢注謂請園林都凡制度也。廣雅釋訓云。揚榷婥榷提封無慮都凡也。周髀算經。無慮後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趙爽注。無慮、粗計也。一言之曰慮。合言之曰無慮。無慮疊韻字。總度事情謂之無慮。總計物數亦謂之無慮。亡慮慮也。皆都凡之意。孔氏正義謂城築之事。無則慮之。訖則計功。似未明慮事之義。

農力

左傳襄十三年傳。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農力。杜氏無解。按農力謂厚力也。解如農用八政之農。鄭注洪範云。農讀爲醲。（傳曰。農。厚也。厚用之政乃成。）此處相對爲文。農力與尚能相對。猶下文稱其功與伐其技相對也。俗師作力農解。非是。又按廣雅。農、勉也。近見王先生疏證云。農猶努也。語之轉耳。

洪範農用八政。勉用八政也。呂刑農植嘉穀。勉植嘉穀也。管子大匡篇用力不用農。有罪無赦。厚用其力。正所謂勉力也。解得相通。故並錄之。洪氏亮吉左傳詁曰。宋本作展力。石經初刻亦作展。皆不足據。

申包胥（包。鵬冠子作鮑。集韻作鮑。）

國策楚莫敖子華曰。昔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梦冒勃蘇贏糧潛行。（文選注引國策作樊冒勃蘇。樊即梦之轉。）蹠穿膝暴七日而薄秦朝。雀立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秦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左氏作蒲。）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大敗之。困學紀聞曰。梦冒勃蘇即申包胥也。豈梦冒之裔。楚之同姓與。（莊氏述祖云。申包胥。楚之公族。梦冒即楚之先蚡冒。其後爲蚡冒氏。黃氏丕烈國策札記曰。申包胥爲蚡冒氏。猶鬬子文之言若敖氏也。）按秦庭乞師。左氏定四年傳及淮南子脩務訓。俱作申包胥。則勃蘇即包胥矣。史記集解引服虔曰。楚大夫王孫包胥。惟包胥爲蚡冒後。故服氏以王孫稱之。申是其封邑。（史記秦紀正義以爲封於申。）包胥與勃蘇音近。可以通借。包之爲勃。猶庖羲之庖轉爲宓也。胥之爲蘇。猶姑胥之胥轉爲蘇也。至梁氏人表攷引錢宮詹說。謂冒乃篆文申字之誤。梦字疑後人妄加。洪氏左傳詁謂梦與申同音。包字急讀即爲冒勃。似俱未確。

媚竈

日知錄卷七解此云。奧何神哉。如祀竈則迎尸而祭於奧。此即竈之神矣。時人之語。謂媚其君者。將順於朝廷之上。不若逢迎於燕退之時也。注以奧比君。以竈比權臣。本一神也。析而二之。未合語意。按三國魏

志十六杜畿傳注引杜氏新書曰平虜將軍劉勳爲太祖所親貴震朝廷嘗從畿求大棗畿拒以他故勳伏法太祖得畿書歎曰杜畿可謂不媚於竈者也據此則以竈比權臣其說舊矣

求善價而沽諸

惠氏論語古義曰蔡邕石經沽作賈段氏說文注引石經同按劉氏履恂秋槎雜記曰周禮司市以賈民禁僞而除詐注賈民胥師賈師之屬知物之情僞與實詐儀禮聘禮賈人西面坐啟櫝取圭注賈人在官知物價者下文出授賈人注賈人將行者古人重玉凡用玉必經賈人況鬻之乎左傳昭十六年傳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此沽玉必經賈人之證段氏曰賈者凡買賣之稱也酒誥曰遠服賈漢石經論語曰求善賈而賈諸今論語作沽者假借字也引申之凡賣者之所得買者之所出皆曰賈俗又別其字作價別其音入禡韻古無是也

君子居之

集解引馬融曰君子所居則化後漢書東夷傳云東方曰夷仁而好生天性柔順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國焉故孔子欲居九夷也章懷太子注引山海經君子國衣冠帶劍前漢書地理志與此文意略同論語緯摘衰聖曰子欲居九夷從鳳嬉說文解字云鳳出於東方君子之國山海經九海外東經君子國衣冠帶劍其人好讓不爭淮南子墜形訓東方有君子國高誘注曰東方木德仁故有君子之國據上數說則子之所稱君子

者。卽指東夷俗禮讓之人言之。非自謂也。翟氏晴江曰。東方所居。能有如是之國。何可概謂其陋。不必以化夷爲夏泥言。

博學而篤志

集解。孔安國曰。廣學而厚識之也。皇氏義疏。志、識也。言人當廣學經典而深厚識錄之不忘也。後漢書帝紀三章帝建初四年詔曰。孔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李賢注。篤、厚也。志、記也。言人能博學而厚識之。按識志古通用。博學篤志猶曲禮所云博聞強識也。不得與志於道志字同解。又前漢書劉歆傳。傳曰。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師古注。論語子貢之言。志、識也。（按蔡邕石經亦作志。）述而云。多見而識之。白虎通引作志。鄭注周禮保章氏云。志、古文識。禮運。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邱未之逮也。而有志焉。注志謂識古文。春秋僖二十四年傳云。以志吾過。又昭四年傳云。且曰志之。十三年傳云。歲聘以志業。皆古文識。論語左傳俱出孔壁中。故多古文。賈公彥曰。古志意之志與記識之識同。何晏、晉人。改志爲識。而古文遂不可攷。

食饐而餲

朱子注。饐、飯傷熱濕也。餲、味變也。按傷熱濕者。本其致餲之由言之。非二事也。尒疋云。食饐謂之餲。

戴蓋

元李治敬齋古今黈卷二經類云孟子兄戴蓋祿萬鐘戴蓋祇是乘軒孔氏經學卮言云蓋既爲王驩邑不當又爲仲子兄邑揚子八十一家務之次四曰見天自升利羽之朋蓋戴車載是李氏戴蓋之語未爲無本矣按孫宣公孟子音義上戴蓋丁張並音盍水經注引孟子曰仲子齊之世家兄戴祿萬鐘仲子非而不食無蓋字路史國名紀曰陳仲子兄戴盍翟氏曰合音義路史觀之似舊人有以蓋連兄戴讀者

涶淅

西溪叢語孟子言去齊接淅而行淅潰米也接字殊無理許愼說文引涶淅而行涶其兩反漉乾潰米言不待炊而行也異聞集李吉甫銘曰孟子去齊而涶淅唐本作涶字按說文水部淅汰米也从水析聲涶浚乾潰米也从水竟聲孟子曰孔子去齊涶淅而行玉篇涶巨仰切乾潰米也盪也廣韻三十六養涶乾米之皃段氏曰萬章之作接當是字之誤

山陰沈容之官中書。聞其前輩稱丁履朩錢劍生二君之學。來詢余。余知履朩名。未見其書。劍生名協和。上虞人。撰有周易映義、論語映義。采而未成。又以秀水朱氏彝尊風懷詩。莫知其旨。率雜譾言。罔其本事。召講學徒大詬。別爲注數萬言。余少時曾屬錢次公求之其家。甚閟不以示人。同治庚午。忽於友人處見朩廬札記。因假歸示容之。容之遂手寫二本。以一畀余。履朩書當不止此也。今容之歿已九年矣。每展遺卷。念之悽愴。先是余得汪孟慈太守家大戴禮記正誤槀本。中有劍生手校夏小正凡十七條。二君皆余鄉人。然所見者僅此而已。孤陋寡聞。慙恨何極。光緒六年四月。會稽趙之謙記。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菰中隨筆及其他一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